



頤齋集
九

行狀

卷十三

16
2402
9



和
2402
13-7



國齋遺藁卷之十七



行狀

有明朝鮮國故宣教郎活人署別提勿齋安公
行狀

本貫全羅道庫津縣古耽津

高祖諱起 佐翼原從功臣奉列大夫守定州

牧使 贈輔國宗祿大夫禮曹判書

妣貞敬夫人南陽房氏

曾祖諱季毅 佐翼原從功臣奉訓郎北部令

妣恭人靈光丁氏

祖諱綰 參奉

考諱良彥 通訓大夫行司宰監主簿 妣宜

人全義李氏

公諱義字宜叔安氏上祖諱佚焉中世有諱祐仕高麗恭愍王朝田軍簿判書封菴城君遷平章政事與金得培李芳實討紅巾有大勳捷奏福州行在為金鋪所基被禍語在本傳 本朝祀麗哲王于崇義殿用名臣十六人配之是其一也生諱顯資憲大夫兵曹判書生諱允基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生諱士宗資憲大夫兵曹判書 贈輔國崇

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寔公五代祖定州公富泰仁合設來知縣事初鄉校客館輿地勝覽詳焉其弟止以文章受知 英陵歷集賢殿藝文館大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後錄佐翼原從功臣卒官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集賢殿事知春秋館成均館事謚文靖號皐隱著于 國史北部公歷樂學都監判官二兄孟毅朝散大夫行高敞縣監仲毅文科中直大夫行珍山郡守仍累世衣冠家金堤郡後徙泰仁之栢川李氏亦東方大姓也嘉靖己丑十一月初六日丑時公生穎悟有異質數歲考妣繼沒既長

國事發之詠歎益 宣廟盛際朝
之而已獨拳拳 國分憂歎命奇薄恨窮不閔
作八感詠其目曰為 國分憂歎命奇薄恨窮不閔
近或忽其文質慙不事華藻有得諸李先生者矣又
一篇以示子孫大略收心持身自修是先而不以淺
勿荒色勿惰祀勿閑墻勿疎族勿為奸總之為後敘
作八勿箴遂號勿齋其目曰勿妄言勿暴怒勿酗酒
莫之或先者公固篤孝敦睦內行備矣猶念念警省
里公游其門講服不少懈先生亟許之同業諸賢又
慨狀以失教為至痛自志于學一齋李先生授徒鄉

野清平文武恬嬉辭以南北釁為大可憂者公之所
存卽是可知已萬曆壬辰四月倭賊猝至 大駕西
狩六月公與同縣孫公弘祿大募義兵及穀卽同門
友也鄉人前郡守全公福億及弟前王簿慶億思齋
金公後進及子知白月峰全公大立李先生子守一
鄭思謙宋昌官奴莫終一時響合於是列邑粟帛咄
嗟輻輳上自 行在下逮高公敬命崔公慶會閔公
汝雲三大將長弟取給焉會賊入錦山郡窺全州府
府中慶基殿 太祖御容史庫所藏 祖宗實錄廩
廩有朝夕之虞本道觀察使李沆都事崔鐵堅參禮

察訪尹超參奉吳希吉柳訥等會謀移安于井邑縣
內藏山以避賊氛患守衛疎薄擇儒士有學行知慮
者二人並參奉周旋公毅狀不顧身家又與孫公應
募赴之實錄首載龍窟巖七月 御容以次借安實
錄旋移隱峰庵再相尤險絕處移飛來庵九月自龍
窟移 御容復借實錄安焉十一月佐即象村申公
欽來審 御容癸巳五月奉教趙公存性來攷 宣
靖二陵誌文公必奔走先後扁鐫開閉雖勞亦不辭
當是時晝宵山谷殆無寧暇而一心彌虔直宿無失
儀如吳柳以至代者李道吉仇廷呂四人所共番遞

而課其服勤之功公若孫公為最焉六月賊再窺陷
晉州 朝廷憂之命移奉 御容實錄赴 行在七
月井邑縣監俞濯差陪行差使入山中奉行即將二
公事行報知新觀察使李公廷菴公隨至本縣旋雇
馬贏糧馳及于益山郡孫公亦來扈從經龍安林川
扶餘定山地間路抵溫陽郡吏曹判書都檢察使鳴
谷李公山甫適蒞三南來謁 啓聞以為今此陪行
實出蒼黃全羅犯境之說既是虛傳旬賊退歸釜山
姑令奉安近邑徐觀其勢陪還 舊殿情義似優諸
議皆無異同因畱奉牙山縣官舍又言安義孫弘祿

國朝... 素有家行自變初陪侍 真殿恪謹終始今又自備
糧馬扈行千里忠義可嘉請 褒獎賞職二公又離
牙山取路水原南陽仁川富平江華諸邑八月達江
西縣則 行在所也乃聯名上疏有曰當 聖明之
世遇氣數之變曷勝痛哉朕而特蒙 皇恩重恢復
都 宗社之慶臣民之福為如何哉是實 主上殿
下盡心事天大必感應者也遂陳中興六策要之固
邦本為急而言甚剴切 上嘉之特 允李公言公
授活人署別提孫公授司園署別提居亡幾俱南歸
乙未孫公別加一資公亦或者遷轉而不幸以丙申

九月十三日卒壽六十八葬同縣東村水落洞坐亥
之原後九年乙巳命策扈 聖宣武二勳貴賤存沒
恩賚悉覃而世未有為公言者豈非天哉公配宜
人幸州殷氏世產女文科左獻納 贈判書汝霖六
代孫與公同穴有二男光宇光宙軍資監奉事光宅
一女適王簿 贈判書權恕光宇娶 裕陵參奉李
仁孝女育一男倬武科慶尚右道兵馬虞候一女適
奉事李綱繼娶高應龍女無育光宙娶成有光女育
一男俊一女適李孟賢光宅無後權恕二男克平都
事克正郡守 贈判書一女適萬戶洪侑俊娶王簿

申天紀忠臣郡守 贈判書武壯公浩孫育一男
振榮俚所後也今公八代孫處命嘗出公遺藁若干
及壬癸記事并其妹婿權吳甫所為家狀屬胤錫增
定噫胤錫陋甚生且晚矧茲兵燹之餘文獻缺罄所
謂六策亦存第六郵百姓一條公之後承才一綫比
耳其德善得有一二之可徵者尚幸矣哉思齋父子
暨月峰三公又胤錫外先祖也用是于公事頗悉不
惟勃林縣志抑竊有所感者公故名家也重以師友
淵源焯不可誣非一時憚慨就義之倫所可擬使其
大有施為將孰得以禦之顧窮而在下不克暴著斯

已戚矣姑舉壬辰一節言之 廟貌蒙塵 國史為
灰父老談者至今涕泫淫欲下而公以草莽疎遠結
義同志協力單誠用致 天日之繪無恙竹素之紀
有傳則後之摸奉於 原廟印藏於名山者不以公
為功可乎若其號召而扶義兵跋涉而奔行在外則
勢成乎保障內則論及乎根本公益不愧其名而在
古人猶烈者歟或乃切切狀異議於戰亡諸公則是
淺之為公也於公何有記洪公汝栗負慶州集慶殿
御容避賊清涼山獲免于災其視公古相並跡相
近也公又有加進焉狀洪公宰相子席蔭超階至有

錄勳之 命畢竟加 贈亞卿襲封唐昌而公則塵
 塵六品職耳沒齒遐僻俎豆且闕庸不為之大戚哉
 雖狀公所樹立本之問學自外至者宜無足重輕百
 世之下第知為李先生門人則斯亦足以有慰矣謹
 叙次如右以俟立言大君子財擇焉崇禎三乙酉四
 月日箕城黃胤錫狀

安公初諱忠烈安君處命追後
 來言故追錄于此云○狀中人
 勿箴耕切並音軒說文除也倉頡篇男女私合曰姘
 韻披耕切並音軒說文除也倉頡篇男女私合曰姘
 漢律與妻姘姘又齋與女交罰金四兩曰姘又
 集韻灣丁切音粵義同愚謂若作姘則嬪古文入六
 畫矣○又按洪公事實據澤堂集而宣廟寶鑑乃
 云洪公時為慶基殿參奉此亦澤堂所修也芝峰嘗
 恨宣廟時政失於掌故于亦是亦可勝歎哉
 益休撰春官志亦止承用寶鑑耳可勝歎哉

折衝將軍行滿浦鎮兵馬僉節制使 贈資
 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白公行
 狀 乙酉

本貫全羅道高山縣古雲梯縣

高祖諱瑋 武科部將

曾祖諱璋 武科僉節制使

祖諱應禎 通政大夫

考諱壽仁 武科折衝將軍訓練院都正 贈
 嘉善大夫漢城府左尹 妣淑夫人 贈貞夫
 人江陵崔氏

公諱光彥字明善惟白氏遠有代序鼻祖仲鶴新羅
孝恭王朝諫官也高麗定宗元年卒葬慶州子得璋
光宗二年始移開州仕侍中自是歷平章事光元平
章事大仁上將軍進邦知門下省事時顏進士瑄生
員弘俊生員抃曰世美曰英臣至文節或名粹高宗
時文科入翰院累遷中書舍人國學大司成寶文閣
學士文詞志節爲人所推自藍浦郡移雲梯縣還葬
舊郡是生頤正事忠宣王官僉議評理爵上黨君在
元得程朱學歸授李齊賢朴忠佐二公東方性理之
說實昉於此仍父若弟孝珠並見史傳東文選輿地

勝覽諸書又傳知清風郡事世廉密直副使成明政
堂文學雲梯君瑄中樞副使惟恭有曰暹當我 太
祖革命四年遷雲梯及允卿文科正言葬奉仁縣後
遂家焉其子貢司正錄佐翼原從功則公五世祖云
公以嘉靖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生於本縣瓮池之
道洞里幼有食牛氣勇力絕倫長益備儻奇偉投筆
策弓馬性又慷慨尚氣義好善嫉惡人皆敬憚萬曆
癸酉年二十矣擢武科有尉薦于城者內則遍敷清
選外則鎮海固城縣監北青咸興府判官咸安郭山
郡守陞折衝將軍滿浦鎮兵馬僉節制使益駸駸專

閩丁亥戊子之交鄭汝立從王堂歸金溝縣境竊講
學聲迎合時輩中外文武士日趨慕暱勢焰張甚
亦知公賢請相面再三公距之十許里耳不一踏其
門親愛或以語曰名流不宜見忤益少屈公謝曰彼
已藏禍心者且其徒寔繁意欲何為人謂與榮我則
否汝立銜之其除鎮海固城咸安輒唆嗾臺閣相續
駁遞公卒毅狀不動已廿重峯趙文烈公言事竄古
州所經邑宰知舊率畏罪縮胸莫敢勞問公在卅青
候其行人界侈酒饌逆諸路禮貌備至重握手以泣
文烈公曰公於我未曾半面今何至此公歎曰中心

所激不得不爾因敘汝立修隙事以何汝立坐大逆
死衆服公先見焉壬辰四月倭賊渡海長驅本道都
巡察使李洸時駐羅州大小望其勤 王光州牧使
丁公允祐亦力言洸不應公方持母夫人服里居聞
急止望號慟而已曾有旨徵兵洸蒼黃發十萬兵赴
礪山郡師期迫霖潦彌旬兼程饑渴往往多自縊
者公得 命用行護軍起復乃哭几筵告辭首從戎
募義遠邇響應合幾數十百人鄉人前判官全公德麟
其同志也不謀而協推公大將矢止首一當賊五月
三日洸纔到公州又逗遛不進 宣廟既西狩賊入

國朝文獻通考
卷之十七
行狀
十
京城流言李公德馨王矣洸本疲怯以為信今日已無及其各罷陣士卒一時叫譟甚或鼓舞言新王立監司亦將召去惟光州牧使權公慄屯板橋不撓洸軍既潰公腰劔日夜馳至洸猶觀望無招集轉鬪意公太息流涕曰君父播越國事民解凡為臣子固當赴難如鴛兒公身當藩翰手握重兵一朝惑塗聽墮賊計諉以無及令各罷陣何哉新王果立則公且事諸當斬無君者領其眾討賊吾志也立暝目劔斫洸坐席曰不用命有如此忠憤凜凜勿觀虜魄高山縣監申景禧長城縣令白守宗與權公又迭請進

戰洸亦驚惶失措流涕謝罪曰吾未之恩耳繼此惟公命是從乃令助防將李田義守草浦石橋諭散亡還聚而勢無可為公不獲已偕權公躡洸回全州徐圖之洸尋會本道兵馬防禦使郭嶸再舉軍容之盛四五十里不絕行朝以捷奏可期也洸猶自龍安等處迂行與諸將期而後至時公率所募與行護軍李公之詩為先鋒將全公亦翼公不離公謂洸曰我其前公其繼援洸復遲回畱振威縣四五日一軍甫立是役也慶尚道都巡察使金晬忠清道都巡察使尹先覺亦來投騎步僉從總六七萬號十萬六月次

水原府辟等新劄於賊所部軍官僅自餘弱不自立
顧為洗卒凌轢洗又無所節制首尾不相應如驅羊
就牧公固目擊憂之洗將渡陽川縣北津旋畏京城
賊夾攻姑俟韓公應更回報且乞 行朝指揮庶便
進退公尤切齒有不容自由矣猶及議者言莫若守
水原府禿城致寇乘勢取之可免叟潰洗不肯曰直
抵漢江狐覬議事未晚促進擊賊在龍仁縣者為其
兵少可嘗也是月五日公遂陣懸距十里外賊覘大
軍至走山頂險處柵以自衛蹙不出公奔斬樵汲十
餘級以歸諸將益輕賊公請洗曰我雖全盛而皆別

邑烏合爾今以論多寡合本邑將之某也先鋒某也
中軍迄後左右悉有隸屬毋聚一局各為陣番休一
陣敗一陣繼之隨宜鱗次相救卽一陣勝一陣為之
序進如此則勝必全勝敗亦不至大衄矣洗但曰臨
機應變自有策在安可一一預定二十五日方夜遣
公等戰督之亟公不暇持重徑馳入賊中短兵接斬
賊不知數適大霧四塞咫尺莫辨賊已悉眾登高乘
暗發礮掩公後甚急洗積憾終不援公中丸裹創手
格不少挫力竭而絕李公全公竝命焉餘眾逃還正
喧譁天已曙霧開賊可四五千對洗二三里而營礮

聲復作洗軍尚未燭可鬪也忽見賊三卒突至噪兵先潰而諸陣繼之洗不能收召又白衣跳出僅以身免人馬相蹂藉填滿溝壑衣服糗糧須臾拋棄盡矣洗取間路內浦南抵本道惟歸罪潰卒因沮繼起義兵啓公死事狀亦不以實不旋踵拿鞫薄譴赦還寅緣三十季爵秩復自如清議恨之公之卒壽止三十九側室子咸生甫四歲無能收屍歸者家人用復天禮葬遺衣髮于里東屯地洞與坐之原後十三季乙巳命策宣武功臣追舉公恤典錄原從一等券超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考

妣并依例崇禎癸酉仁廟以咸生振武原從功加贈公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復甘田三結顯廟丙午鄉社祠之私號慕忠肅廟壬午又賡以全公焉公配淑夫人靈光丁氏從贈貞夫人葬而祔一女適重林道察訪宋台福咸生有公風二十九武科甲子丙子之亂以力戰聞官造山浦水軍萬戶一子時傑有三子大健大受大奎大受亦三子興龍成龍瑞龍龍子兌屋成龍所後也嗚呼倭燹之慘尚忍言哉列獄風靡五廟草鞠士大夫平日談性命飲梁肉者何限當是時曾無一男兒首倡

義聲則彼沈又奚足誅哉公故家子屈跡蘇韋忤賊
臣落托狀其臭味趙文烈在焉斯已卓犖希覲建墨
衰投袂而起糾壯士爲義先叱懦夫勵善後雖動輒
牽掣籌畫算舊而視勅敵若無就死地不避所殺傷
亦大約過當若公一身謂之基再造可也據 國家
格式公宜甲以易名而 宣額自孤兒草草羽林家
杳因之一綫甚則墓隧亦闕焉無刻其隱德潛光藉
令一二不泯曷能燁赫人耳目益公立懂以來霽峯
高忠烈公敬命與宰相書勸其爲沈所迫而亾趙文
烈 啓辭直謂沈磔可斬也錦溪村公東亮著寄齋

雜記加詳牛山安公邦俊述湖南義錄爲立小傳又
別識壬辰事則公始末愈大彰矣嘗屬公里中章甫
曰貴邑多名士豈不念一問茅屋以祭于祠乃創縣
監李公敏政相之成蠲民二十四戶役爲守護地甲
申龔齋金公時休下車祇謁講罷有詩曰武城未爲
小有此慕忠祠子游所未得微斯復稱誰齋宿挈童
弁太息仰廟儀樹立有如彼杳祀不其宜追惟倡義
初尚愧灑恥遲靈城血書日浚稽夫盡時前驅遂夫
灰後援終愆期風烈稟如昨旅楹儼在茲卽拜睢陽
廟因講白鹿規舍寬此何厄天醉久愈疑投書撫歸

鞍忽欲視劍馳浩歌節上曲江海莽無涯 當宁丙
子徙而新之金公時侃來泣所先後者噫諸賢之表
章至是盡矣公或無復餘憾胤錫竊獨惟念以公忠
義之懿而紀載散出靡有會通世之人於何藉而考
論哉義存後灰心未始不惻近金侯履信我默翁先
生從子也既詢諸耆老參縣誌家狀甚悉歸有月猶
拳拳兌屋命胤錫泚筆曰是毋徐吾且謁叔父立言
矣輒感先獲不自揣僭敬叙次証正如右以備大君
子財擇云謹狀 狀中尹先覺
後改國馨

訓鍊院判官全公行狀

本貫忠清道天安郡

高祖諱明達 通政大夫

曾祖諱繼武

祖諱世貞 訓鍊院主簿

考諱勳 禮賓寺參奉 妣孺人南平文氏

公諱德麟字祥卿其先出自夏禹有王蒙者孔甲之
亂東奔檀氏朝鮮會童謠以草家人當王乃懼陸變
姓為全氏遠孫聶高勾麗初與烏干馬黎等九人從
百濟溫祚王南行開國慰禮城策十濟功臣會歡城
後之望天安叻此子虎翼事多婁王位兵相世襲衣

冠遂稱甲乙族惟譜昭穆佚焉至宗道文科大官在
新羅末是生樂高麗太祖朝三司並申崇謙少子甄
萱贈左僕射天安府院君謚忠建生七子季曰洪述
亦佐太祖統三國為一錄勳一等寧山君謚武康生
四子其二忠佑成宗朝文科一吉榮門下侍中平章
事歡溪君九十八而終謚忠肅涖職清白請謁不行
平居不向日月履旋生世杜德宗朝文科太僕少卿
左僕射天城君謚文靖生二子長曰仁亮獻宗朝閣
門祇候八十奉表赴宋哲宗壯之優禮拜吏部尚書
秩銀青光祿大夫以歸壽一百有二贈左僕射天陽

君謚武節生三子長曰朝實我太祖御諱也御史
大夫判工部事寧平君八十九卒仍父祖及弟密直
使寶文閣學士文忠公昇從子同知密直柏軒文孝
公信著于史世家東文選生四子長曰煦判決事仲
翊恭愍王四年文科壯元大提學載史志叔厚三宰
李呂政堂文學堯平君凡七八葉偉人相望而王氏
之祚相為始終盛矣哉自是一傳而子裕再傳而美
三傳而思老逮通政用優老陞階去天安始寓泰仁
縣公以嘉靖壬子六月二十日生于本縣東邨之蘆
灘里骨相雄傑膂力超異識者以為英物早業弧矢

捷武科當路顧不引進公又不肯自銜仕止訓鍊院判官間浮沈鄉曲雖千夫長不辭也性至孝奉母夫人謁誠恒慷慨有殉國志一日盜入室母夫人不幸被傷公哀呼曰請以身代母死因手挽鋒刃流血滿握盜不忍復傷而去人背噴噴稱之壬辰四月倭賊大舉入寇東萊郡既陷列邑莫敢誰何本道都巡察使李洸初無意入援有旨徵兵乃倉卒調赴隣人前僉節制使白公光彥公同志也首起復募義公遂不謀而協杖劍從事得兵數十百推白公大將而自爲佐益氣節相感戮力急難古巡遠不過云洸至

公州又逗遛不進宣廟竟西狩五月賊據京城洸感流言罷陣白公馳叱將斬之已無可爲從洸歸全州徐圖再舉旋自請爲洸先鋒將壯士率所募與俱公翼白公左右不離周旋密勿非一二是役也慶尚道都巡察使金晬忠清道都巡察使尹先覺來會洸軍號十萬六月次水原府洸將取路楊川縣畏京城賊未果又棄禿城不守下令促進擊賊在龍仁縣者爲賊少可嘗爾公隨白公軍縣距十里外賊覘大軍不出柵山頂自保白公奔斬其樵汲十餘級諸將有輕賊色洸又不用白公策二十五日方夜亟督白公

戰公亦不暇持重從馳入賊中短兵接也所殺賊不知數忽大霧四塞咫尺不得辨賊乘暗登高掩其後甚急礮聲亂發勢若風雨洗憾白公坐視不救公中飛丸猶裹劍大叫曰白將軍努力遂格鬪不挫氣竭而絕白公及李公之詩並焉餘眾遁還天已曙霧開賊復繼至洗等大潰白衣跳去 啓白公歿事狀不以實又略公不聞以故 朝廷不識公名姓後十三年乙巳錄白公宣武原從而公則無所及洗雖不旋踵拿鞠黃緣被宥爵命卒又自如公不益冤且悲哉公之卒享年四十一有二子俱幼不克求屍用復

矢禮葬遺衣髮于里杜加里峙大洞午向之原 顯廟丙午鄉之章甫以牛山安公邦俊議創白公祠私號慕忠丁未父老又相告曰公於白公生若歿無間一體祀之於禮則空 肅廟壬午始克脩公其左衆於是大快甲申知縣聾齋金公時係來謁設講會賦詩 當丁丙子金公時侃相其徒而新之近金侯履信重拳拳未已秉彝之好可以觀矣公配恭人三歧朴氏所舉卽二子克誠克誠三女壻朴處讓宋某白光前長房四子弘立武科判官弘命弘進弘吉李房武科子弘業及弘建女壻安必元判官三子汝雄汝

家汝俊女婿權以經弘命三子汝行汝正汝英女婿
金英震弘進四女婿洪世亮宋時翰武科張復文宋
自敏弘吉子汝宗女婿殷之弼弘業子汝仁弘建三
子以慶以行以祥總若干人嗚呼公家人 本朝百
餘歲矣盛極而衰其理固狀而前後忠義之跡尚往
往可書若興德縣監務永忠則際革命投級人方等
山 召不起以沒若咸平縣監夢星則立懂丁酉若
龜城府使尚毅則致命安州大約屬親疎居遠邇未
易槩也均之有忠建公遺烈或晦或顯各就其所欲
公之一歿豈世類狀歟况乃溫清愉婉乎及崔荷蒼

黃乞命親賴以甦雖欹崎進塗所得直一冗散而處
之裕如無色辭怨尤其一朝決殲使全軀知媿者爲
不徒哉且以公賢恂恂退讓不挾其長惟 國恥是
急而甘卑微不辭白公誠有以見服矣公亦當于黃
卷中求之天生二公若將擬諸已亂乃令爲洗拘掣
曾不獲售甚至禍福之相反此何理哉朕白公加褒
正卿差可有慰而公子孫竟未能自致於覃 恩不
寧茲也方 孝廟盛時諸老先生崇名節爲最獨無
一人以公事告者致浮薄疑惑而不止胤錫於此未
始不太息抑嘗聞之參奉宋公麒瑞孝友堂主人也

篤行如其號又同公土壤文以祭公歷歷可徵鄉評
之公厥有據哉茲幸獲金戾命狀白公才成公之七
代孫大成袖縣志家狀以來曰吾祖亦宜有述輒不
揣驚牽聯叙次如右庶立言大君子財擇焉謹狀

奉訓郎行藝文館待教兼春秋館記事官孫公

行狀

兩氏

本貫慶尚道密陽府

高祖諱順祖初諱敏 通訓大夫行谷城縣監

妣淑人錦山金氏

曾祖諱比長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

妣淑夫人全州崔氏

祖諱世基 參奉 妣孺人康津金氏

考諱重老 不仕 妣扶安金氏

公諱弘績字彥善孫氏之先蓋出中國譜稱魯昭公
出奔有承麟浮海而東至仇史居焉新羅始祖建國
則茂山大樹邨長曰俱禮馬佐命為牟梁部大人所
謂六姓之一仇史牟梁今慶州府是已興德王時孝
子順為母養埋兒得石鐘賜宅若米著于史其後競
訓當高麗太祖南征策勳封廣理君始移貫廟會語
在名將傳自是歷禮判部光立令同正賡載刑判部

顯禮判部事純中郎將若辰令同正仁美史正球刑
判部瑩都校署孝麗禮判部白賁至贊榮祿大夫政
堂文學修文殿大學士同修國史上將軍又傳版圖
判書洸郡事榮監務仲堅侍中若海牧使貴麟至策
坐仲子有敬不屈我 太宗謫全羅道寶城郡歸葬
昌原府其配葬寶城季子季敬因寓扶安縣生義和
縣監寔公五世祖云承旨公文學重一世由生員擢
天順溫宮親試成化中授弘文館修撰與佔畢金公
十五學士選人藝文館 成宗賜酒樂命繪以寵之
踰年又取重試鄉居築詠歸亭自怡其風流名跡之

勝紀載猶有徵者公妣生員禹祥女高麗名臣文貞
公坵遠孫以正德庚午生公公容貌端莊天性忠清
正直於人少許可嫉惡如讐而內行甚篤喪考妣歆
粥廬墓四弟同一室和樂餘力攻業不懈嘉靖庚子
成進士所居泰仁古縣卽祖妣舊里衣冠科甲素稱
一路冠公及弟弘綸弘緒弘繼又先後游太學人莫
不豔之癸卯九月中文科蘇齋盧公守慎醉夫尹公
潔其同年也公固名家旣隸承文院拜正字旋用薦
者除藝文館檢閱 國制翰林爲極選而歸之公時
望可知爾乙巳陞待教兼春秋館記事官 明宗方

幼冲 文定垂簾尹元衡托密旨嗾李芑鄭順朋林百齡搆殺柳灌柳仁淑尹任安公名世直書諸史曰中宗大王小祥未過 仁宗大王時未發引 上於殯側殺三大臣公目見忠賢魚肉茲壬鴟張不勝傷痛遂竝安公同事而不之辭戊申二月芑等撰續武定寶鑑得史草大怒首誣安公言曾為史官褒揚灌仁淑任謂之少非其罪論以逆黨擊殺次誣公言是為史官譏張虛語譏議 君父在害忠良但新進之人不識事體當降用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於是公削職竄平安道渭原郡念 王室憂憤成疾竟以已

西正月而卒壽止四十家人引還葬于扶安蓼邨先兆祭向之原東北距葛邨承旨公墓可數里隆慶丁卯 宣祖嗣服用 明宗遺旨特命議政府前雪庚午栗谷李文成公在王堂劄四十一上得視安公復官逮萬曆丁丑焚寶鑑削偽勳而清議無復餘憾矣恭人紆州黃氏生員彥珪女典書贈領議政居中之裔寡居二十四年奉祭祀惟謹壬申五月壽五十九卒而祔二子承愷無嗣承懌叅奉一女婿羅核承懌一子振宗振宗五子永燁永煜永煥永炯永燁永燁一子處裕永煜二子

裕泰裕永炯二子必裕後裕其長出後永煥永燁
一子繼裕總若干人今公五世孫鳳文六世孫景
斗俱有文肯構鳳文從子統又以季父命走千里
將乞立言乃出家狀元藁屬胤錫定之嗚呼公之
歿甲子已四週矣雖胤錫一二有聞於趨庭而劫
火蕩狀文字放失蓋自乙巳錄寂寥小傳以外殆
鬱而不章意公家 國事行或在石室之秘無得
以窺者歟朕念 本朝士祿惟乙巳最冤而其為
之必伸而後已則李文成在焉不待百年公論定矣
尤庵宋文正公猶曰痛哭於野史是豈獨為公地哉

而亦庶乎子雲之知矣方公載筆一貌狀小官耳乃
能不懾懼不溺職歿生榮辱所共者安公也非夫不
可奪之志不可屈之節素蓄而前定則未易一朝辦
此安公真有僚友哉立嚴閔公亦以安公史不可改
被黜而宋文正據是史為銘若公者使假之年起廢
如蘇齋諸公計所以贊 宣祖新化者不必修史而
止使得宋文正一言如立嚴所遇其為春秋之華袞
當復如何胤錫於公未始不以不幸而悲也徂茲丁
丑南之人士一辭以為公嘗娶于井邑縣留子孫以
居遺澤所暨益謀俎豆奈創祠有禁遂就忠武李公

臣齊漢
聯而餒之此見追慕之不哀顧家世零替哀 贈獨
未遑豈非益可惜也輒不揣謹粹世系表記叅之父
老叙次如右以備大君子考德而裁擇焉

無隱處士金公行狀

後癸卯
工曹佐郎 贈

公諱煇初諱學字柱國嘗廬墓郡西屈水山中不出
人就其洞名霧隱者而號之公顧謂其有心也易以
無隱延安之金出自新羅著于氏族書在高麗有諱
濤以文章節行貢舉洪武辛亥制科宣授東昌府邱
縣丞東還恭愍王賜號蘿菴山人官止密直提學史
有傳自是族遂大公其十三世也高祖諱瑋文科榮

川郡守始因外氏家靈光郡

贈司憲府執義曾祖

諱重五

贈承政院左承旨

祖諱洵博通經義劾及

物理識見精深多自得者

贈戶曹參判三世之貽

以公庶叔守約壽爵也考諱守文號淵泉九歲能文

名一世家篤孝友與仲叔及季進士公守德同堂古

稱兒無常父衣無常主者茲其人焉既早游太學用

李忠愍健命薦除 泰陵參奉擢辛丑 登極科齒

已邁矣會有士稽家會四年甲辰變化乃以兵曹佐

郎出未幾卒于直廬飛不盡翰論者惜之妣空人咸

陽朴氏恬女以崇禎再丁丑閏六月二十一日生公

公精神明秀風骨俊爽同隊兒莫有匹者甫二歲甫
旬臨楹間遇空缺亟避參判公異之曰此兒遠器又
謹慎乃爾稍就學聰明絕人越二年能遍經書狀亦
不肩以博士業應舉也為文詞源厚穎發借伯氏燿
有盛名大小鄉解必聯上游而試春官輒躡判書金
公有慶知公少日氣宇才譎亦優兵家擬以將材尉
薦試問公則曰讀書而已他不願也金公曰吾但為
國家擇人不須論其願否狀既已知其意不遂強乙
已淵泉公之喪伯氏先已在京侍訣公七百里星行
日夜號擗淚繼以血返葬守制哀毀越禮其在母夫

人側怡愉不離甘旨溫清身親調適往往作嬰兒吮
乳狀惟悅意是務母夫人恆患宿疾疾作公衣不解
帶藥必先嘗纔三十鬚髮已宣實焦損使狀爾事伯
氏如嚴父會飲之節恆有宿儲筆硯之具亦不愆意
庚戌伯氏一子及公二子一時避疹公且後子而先
兄子專心極力終莫之救伯氏無他嗣過戚成疾則
公慰譬萬端躬湯藥竭誠者四年伯氏竟卒公言及
必欬欬愴涕以長子載元後之勤苦經紀俾保宗祀
甲子母夫人疾革公年殆不毀矣猶血指既無辛哭
泣不絕縷絰不脫葬而廬焉卽霧隱是爾朝夕趨拜

叫至氣絕風雨寒暑不以廢漸綴之極幾乎不保外
除獨處廬如初晨興盥櫛掃坐域哀至時時繞省莎
草成躋拜跪之處膝痕宛狀三十年如一日每忌辰
先辦庶羞沐浴精虔老而不少懈喪餘之哀若在袒
髻少有愆儀則終日不樂遇時日輒泣狀傷感以倍
以故子孫不敢進酒饌苟親有祭亦必量度助需而
又與焉常語子侄曰享祀不在多品貴乎誠敬二籃
可用享益以此耳自羣從兄弟相繼而逝視其孤兒
若已子鞠育拊憐申以康色之誨不煩撻警文行自
就婚娶喪葬又皆一一區畫無使失時乃至族侄孫

曾莫不呼以大爺乙亥丙子之交歲荐歉公慮至親
有饑者乃并百餘口合產賣庄有無共之或請其科
條答曰此止旬歲求活之計耳非効張公藝何科條
之可問其有視欲狀可知也公平居整襟危坐讀書
繼晷夜分而寢既寤擁衾而坐咿唔達曙尤用力於
易庸學曰易者四聖二賢之大業庸學者八德傳道
之準的義理無窮愈讀愈覺有味而歲月有限卒業
無期若使初年如今日則庶幾有得而舉業所累虛
費光景雖悔亦何及矣嘗毒瘡自省曰是則心不能
敵病以致沈綿耳張乖崖尚能病裏移心名為儒者

寧不慨狀乃日取易學啓蒙沈潛玩釋雖痛苦不廢
神氣轉益清茂數日果自瘳及門之士必爲之諄誨
使讀小學曰修身之要此書盡之熟讀輪誦得義理
浸灌吾心則其所發用自不違理矣凡於前言往行
隨事尚確娓娓提策類如此聽之者心亦不厭雖在
微恙有爲講學來者必欣欣對討不撰杖屨若其疾
去體每見子侄執篋輒戒之曰心有塵亦須先刷若
輩心塵何翅十之而惟外塵力祛不殆昧於內外之
辨乎自參判公妙契內外景奧旨公又得諸家傳一
心救療無貴賤多致起死替朱丹溪承朱黃嫡傳之

學者也乃曰吾旣窮在下澤可遠者非醫安務公其
有感於斯歟惟溪斥堪輿家以爲地中吉句冥漠難
知而世以先骸爲邀福之資一遷再遷至於三四烏
在神道主靜之義識者咸服晚年喜讀參同契客或
問其義者公笑而曰我欲往從之脫屣良非難但恐
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朱子己以詩訓矣知亦何益吾
且聊爾及之最其湖海之興老復不淺每暖日輕風
一驢一竿飄狀獨往十里釣磯竟夕垂綸得魚則以
遺養親者有僧過之曰何爲殺佛子公漫應曰吾殺
貪餌者此雖戲言猶可想其托寄也蓋公混跡漁釣

各得歡心方其竭來江干童豎芻蕘者亦羅拜起居
好飲酒微醺談古今辨王霸天機自動道氣益粹人
不覺其起敬性不愛吟咏或求和詩辭以不工是懼
喪志之歸耳一日酒後有釣磯一律曰山交不堪秋
攜竿下浦頭涼風飄短髮斜日漾清流識面皆鄰老
知心有白鷗支頤坐磯上世事莽悠悠其冲澹高雅
非絺章繪句者所或幾也公既不知不愠確乎不拔
而令望所及倚若著蔡環湖十數州踏門求識無虛
日地主則有政就稟方伯則以歲存問御史潛行者
亦以大獄來質先是丁卯判書元公景夏以遺逸疏

聞于朝前後四擬寢郎而一命終未及此于公
何足加損顧公論所在尚可徵已巳丑春感疾且篤
神思不爽一手循髮一手拊鬚旋索筆書不待者曰
收我之殮以一條繫髮以一條編鬚蓋以母夫人所
遺髻纓二條奉守者囑令殉身爾又指紙匣所弄齒
髮爪甲無致一遺竟以二月二十五日戊寅考終于
廬次享年七十二訃至鄉鄰莫不涕泣十里所人又
爲之罷市此乃東廣微以後罕觀者甚至近地愚賤
亦或制服間有全家會素金方伯相翊時到本郡郡
中士一辭請加追廕金公亦曰金老行諛業已飽聞

今忽作故曷勝悼惜當以之 啓開也因賚狀以去
四月二十一日始用治命葬于霧隱先兆後麓面午
之原勿郡役夫又不招自至人之好懿有如是夫公
初娶晉州姜氏爾彬女 明陵甲戌有布衣獨疏請
正時宰溪長慮三字之罪為農巖金文簡先生所重
者曰敏著其祖也舉二子長卽載元次載亨繼娶昌
原丁氏某女 穆陵己丑疏儒巖壽之裔舉一女適
李以銓內外孫總若干人嗚呼姿質之純美學問之
精溪至行之根於心和氣之彪於外天之生公豈偶
狀哉以言則樂易而鄙背有所不出以容則溫潤而

傲情有所不設智足以周物而斂之於韜晦文足以
資躬而任之於真率至若堂室之樸甚牀榻之蕭狀
一切奉身者之無所好直餘事耳故其被容接者穆
狀而自飭聽談論者迫狀而有省雖以輕肥波蕩之
流舉皆一見溪慕而親疎遠近希以名而以號原其
致此不過曰慕古而不滯應物而不流爾此一世所
以無或毗於成德歟雖狀知公之為高士長者則衆
矣而本之實學竟未必溪知矧記有之君子不以口
譽人爵之之謂也顧今人能此者幾空公之不一遇
以終天亦於世何哉嗟夫胤錫不敏雖未及覲德而

頃嘗奉教家庭參之士友講服公稔矣公又不鄙憑
小弟冒錫造辱一言之弊高山景行將觀止有日則
公忽先棄後學而吾大人繼之俯仰今皆益有戚於
同病乃者載亨氏既相弔沲若示以袖狀質矣謹矣
何敢受定惟此兩爺之感不容以言不文諉者謹述
如右以冀儒宗大君子哀恕而表章云

或曰居喪而為人述文字可乎曰朱子居母憂未
吉而序家禮洫社倉矣家禮事係讀禮為有說也
社倉豈喪事乎而為其民事也不得不經心條約
民事尚爾况於前輩長德言行之所紀乎蓋三年

之中朱子已許讀書又許為故舊祭之以文特不
押韻耳今茲之述尚幸可謂有受又况區區哀慕
之所寓乎若曰嫌之可避而退計年月則非所敢
也凡百仁人知之罪之壬辰五月九庵上慎獨齋
乙未十月書亦

以方在喪中有人求誌墓故亦引朱子說
只敘事而去韻語為稟其權衡亦可見也

處士原邨金公行狀

乙未

本貫全羅道扶安縣古扶寧

高祖考諱應鼈 成均進士資憲大夫行同知

中樞府事 妣延安田氏應軫女

曾祖考諱輅 朝奉大夫行通禮院引儀 妣

南平金氏命福女

祖考諱宅敏 學生 妣完山崔氏主簿克孝

女 妣杜山杜氏

考諱坤 學生 妣晉州姜氏大周女參奉退

隱渙曾孫

公諱自亨字昌叔寓家古阜郡源湖邨士友因以為號金氏胄新羅其可譜者曰高麗尚書右僕射扶寧君作辛是生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空是生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文貞公堃仕高宗元宗忠烈王三朝以文章

氣節名天下史有傳是生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兼文翰學士汝孟從忠烈入元賜丹券配文貞道洞祠自是歷吏部尚書珣典儀令之間判三司事集賢殿大學士龍壽左右衛保勝中郎將仁鼎至奉正大夫知古阜郡事光敘入 本朝又歷大護軍璫贈左通禮懷允持平次孫副護軍錫忠司導寺僉正福至同知公則以優老進秩引儀公值光海政亂與弟裕陵參奉轂俱不仕祖考及考仍世隱德參奉之子宅三學成行尊為尤庵宋文正諸賢所重用薦者官止尚衣院主簿世稱龍臺嚴先生享柳川祠實公族祖

也退隱亦名家其兄進士海友辛卯士禍第佐郎睡
隱沉被倭拘不屈竝著萬曆中公以 肅廟十九年
癸酉十月初四日子時生于本縣之新巖里資性慈
粹儀表端正自在齟齬已無異老成戊寅大疫丁外
艱時距丙子凶荒未久家又貧甚無以率禮猶能食
不肉既逾月葬乃奉母夫人命權以薑桂公甫六歲
鄉黨爲之嘖嘖有一第四歲者不離親尸不近飯羹
強請母夫人得制縷日號哭几筵繼以歡粥知母夫
人經癘染肉補也強之乳不吮竟成疾三朔而殤人
又伏其至孝公恆念之追悼曰吾弟而在其昌大吾

門乎丁亥益窮空始不自休則奉母夫人投舅氏姜
公典三于靈光郡流縣僑焉舅氏固無恤周至無愧
古人而貧不足相濡公乃竭力自給靡不用極益書
則樵蘇夜歸讀書餘力攻文駸駸有茂譽矣顧且守
義安分清苦自厲非其有一芥不以苟獨恨屢闕甘
旨一日赴問禮峴姑夫姜氏宅將告急天大雪以風
至嶺上官路波叱少憩忽得行人所遺錢數千文埋
之雪中守不去以待日且夕果有至者詰其封識以
告其人亟分半爲謝公哂曰嚮使欲貨盡取誰禁乃
爲若收半耶拂衣而歸識者已知必有餘慶及其授

室右阜也孺人奩貲實豐不得不爲養赴贅舅氏遠
及躬經紀其喪旣移寓則又斥舊田若干在外鄉者
永供外祖香火遠邇莫不義之孺人治內克有度不
以瑣屑貽憂公自是得安心奉養晨夕溫清未嘗或
懈進退自有婉容無一毫違拂口腹之需亦須親嘗
乃進也時節設曲宴稱觴務供母夫人一笑雖祈寒
盛暑必及盥櫛先候寢所次謁廟庭尤兢兢祭祀灑
濯齋潔必以誠慤庶幾如在母以先考之喪不違擇
屠爲至勸乃未葬師忠實者並其孥鞠而九年惟體
魄圖安而已不以祿福則葬師亦感公誠孝竟獲可

葬而舊窀旋幸無災顧從兄以爲兆已啓矣勢不容
還封曷若移奉伯父於此用避五害從兄辭以窀公
又自辦諸具與葬親無間復割田十二斗地助從兄
無廢祖祀常曰扶安父母鄉也忍令宗族知舊飢芋
耶乃置一庄屬宗人金壆立義庫收穀每春夏艱食
計口周急有贏則取子什二以備水火婚喪不復問
其出入榷釐巖子也公實擇而使之彼亦樂爲之用
克相與始終管范文正義田出自大官俸餘而百世
猶稱其難公以一寒士能之不尤難矣哉惜乎一二
宗人不遂謹遵使公惠不卒狀其無歸者猶方俊接

濟以有保可教者必恩勤辨育以有成前承旨朴奎
壽青陽人也少依姑夫韓氏公又聞其踴躍戍中之
亂三南釋騷人皆荷擔奔迸路不通奎壽無以歸公
曰使此兒不面老父可乎亟出一僮一騾資送曰卽
大亂不須歸騾也幸而亂定奎壽果以騾還後出知
順天來哭公几筵曰當時父子團聚公賜也其何忘
因對諸孤泣移晷乃去是雖天賦之懿隨事動人而
原其實地存心之功豈端狀哉公少之日固以母夫
人無恙結社勤業屈首就舉冀以一致慰悅狀於久
要追逐必取端親仁如吾先子晚隱老人卽其友之

一也其始觚翰之場已有切磋之契相觀相益德與
藝相發斯于中歲以後益深造矣乃公不幸屢躓視
諸公尤寬方且迫狀任之逮母夫人捐世而長子夙
發鄉解則又歎曰今而後尚誰爲孝科曰豈終老地
耶遂不復出日對案諷念以爲樂凡於經史子集無
不次第思辨而融而會之終必反躬體察故克養既
久殼率自成坐如植立如峙行必徐色必溫言語也
辯而謹事爲也詳而審教子恆以義方接人恆以驩
誠至若州縣疵政閭里醜聲不翅恥以汚口亦或懼
以入耳則其娓娓引據俾學者開發惟古人言行之

美者耳嘗慕寒泉李先生有願從游奈行痘太晚重
以親老不果第以所發推之殆私淑九庵不以曠世
而自疏歟是以禮訟甚斬之別師道離合之辨與夫
辛丑戊申忠逆之大分尤明白痛快辭嚴而義正斯
又吾先子所同志同傳而非誣也雖其三楹之茆一
枝之筇滿壁之圖書繞庭之花卉空無足有無而古
所謂冰壺秋月一塵不染者尚亦有以近之吁其盛
哉公素清癯精強方老不衰咸以大耄期之戊辰忽
感疾稍益頷神氣尚炯炯不亂顧語長子曰先考初
終多憾我一生不近輕暖爾所知也卽爾送我雖尺

布無以細且染者又進季子執手曰人而不學近於
禽獸吾歿勿復博弈諧謔惟文行克篤吾其瞑目矣
吾先子就候又字呼與訣不錯一字公之定力重可
驗矣言訖而卒是九月十四日戊時也壽止五十六
以十月從先妣歸葬于扶安菑浦道智山子坐之原
孺人清州韓氏清城君終生後 贈判決事日章女
舉三男三女男長德文號修省庵次德成季德立並
襲遺訓不替女長適朴燮次李性大季朴煥二朴訥
齋裔也德文三男四女男長世信次世義季世孝女
長適高時顯齋峯裔也次金錡次李宗植季未行德

成無育于世孝德立一男一女俱幼嗚呼世與道交
喪極矣風化微而禮義無以梁棟功利競而廉恥無
以砥礪士雖稍知自好終或鮮自貴重而故家文獻
流風餘韻於是乎掃地矣惟公一身能卓乎有立根
之心者樂易而自直發之行者孝睦而嫻邨末之衆
善備輿望歸而蔚然一邦之師表矣猶謙謙粥粥不
以求知乃至場屋一去就又無非直道而行者公誠
狂瀾一柱哉狀則 肅廟培養之餘龍巖淵源之傳
可以歷落知自而吾先子相許之最深抑有以夫胤
錫亾狀雖幸早陪杖屨而年運以往聲容浸邈矧自

失怙益無足齒人則寤寐誰管祗增高山之慕耳乃
今德立氏與世信不鄙示以家狀字字以實有非一
家私言悲哉修省公獨不可復作矣輒敢不揆參諸
吾先子挽詞祭文謹叙次如右以俟他日大君子立
言者考焉謹狀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樂窩張公行狀 丙申

本貫全羅道興德縣古尚質

高祖考諱曾 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 妣

淑夫人光山金氏 社稷署令汴女

曾祖考諱復元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

妣 贈淑夫人全州李氏定平都護府使惟宗女

祖考諱懌 成均進士 贈通政大夫刑曹參

議號曉邨 妣 贈淑夫人光州鄭氏世昌女

妣 贈淑夫人南原楊氏進士汝梅女文學

贈吏曹參議時晉孫

考諱宇翼 學生 贈嘉善大夫工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總府副總管 妣 贈

貞夫人善山金氏辭女

公諱浹字浩而德之張在東方最舊始祖儒新羅

之季避兵吳越東還仕高麗廣評省侍郎是生延祐

以文章忠義政事著于光景成穆顯五朝卒官戶部

尚書贈右僕射載鄭氏本史徐氏東鑑東選東覽及

南氏箕雅自是三百餘年而十數傳入 本朝有曰

軒知靈光郡事曰合判繕工監事始移南原府曰允

慎機張縣監曰敬原馬島萬戶仍父子武科曰錫補

司果隱德不仕有四子其伯應并生員仲應梁文科

司成叔應虛武科都摠府經歷司成之子健生員進

士文科郡守 贈都承旨經歷之子伋號栗澆敦禮

崇孝累授察訪乃以承旨仲子經世子之是號沙邨

生員文科縣令以學行知名萬曆中見清陰金文正南槎錄晚值光海數倫忤權劾棄官其子僉樞卽公高祖考暨護軍並用優老陞秩參議亦世所稱名進士嘗游九庵宋文正門下觀水俞相公拓基銘其碣惟參判不幸蚤世其二世之貽以公貴也公以 肅廟十二年丁卯十月二十九日戌時生于本府周浦坊曉邨之舊居天性孝友才器不羣自幼嬉戲必領袖童兒人已異之及長文學就將將大有爲而家貧母老急於榮養一朝奮狀投筆從姑夫李統制碩寬受射蓋統制有所激勸爾甲午果用武中選則冠書

判者再擬籌郎者三聲譽方隱隱日起丁酉寒圃李忠愍健命判兵曹素識公不淺亟薦爲宣傳官庚子出伐登鎮兵馬萬戶地係鴨江上流關防最重而士卒羸甚官廨圯極公至則蠲徭減役勞徠安集民戶久益殷富又勅洗劔軒有時隔衣帶壯望以寓慨蓋將一趨於烏喇船廠之境此其志云壬寅例入訓鍊院得主簿判官僉正再移都摠府得都事經歷是時羣劄竊柄士裕滔天公雖韎韐君子乎亦恥苟進不免日以倨傲故品準府郡而未獲一養適有一大郡缺守吏曹判書李肇劄黨也倚有威諛使其弟密

要曰如辦數萬錢助婚郡可得矣公益鄙之墨不應
拂衣而退其所操確如也癸卯冬有擬義禁府都事
者公卽南歸語人曰曩吾幸矣若差金吾必不免拿
冤助凶豈非千古羞事哉遂有永退意宗叔佐郎公
宇龜陶庵李文正所稱辛壬以前人者也一日來勉
曰吾與子先後立朝不意丁此不辰猶且獲保性命
莫非先麻吾固自天溝壑若子進退有難一槩坡氏
在堂室如懸磬矧古人已爲親屈乎抑志數年圖一
縣出外以養而退似未晚也公閱狀曰諾甲辰春西
游反出加里鎮水軍僉節制使鎮在莞島古清海咽

嗾則戰艦戎器豈是修葺割俸二十萬中以威惠安
悍化之有海賈三艘碎于風礁賴鎮卒拯活者三十
餘口就公泣謝曰當告巡營請藉狀報庶有以酬德
爾吏亦援例以爲第試許之必錫緋王公晒曰人則
有功我乃掠之誣國超階獨於心安乎止給盤纏送
去國典不許邊上奉母而公徑情迎養于康津瀕海
佐日鄉爲搗來差役也人皆嘖嘖稱孝雖巡察節度
亦不以非之丈巖鄭文敬滹方謫鄰境淡自闕凡守
宰有雅者無敢請謁特於公禮貌書訊遇之厚非公
素孚能狀乎哉丁未七月旬黨復得志九月賊臣鄭

思孝按全羅道既 陛辭未行其所 啓請裨將昇
試者忽除營將思孝求可代試聞公方在京有聲遽
以爲薦思孝初不識公介試要以 啓請公面辭曰
親年已高吾所以前後回翔於薄宦者庶一邑圖養
耳佐幕非所欲也思孝勃然恫喝曰子家湖南與他
方自別矧今有 命安可規避行已有期終若不進
當以軍令從事公於是太息自念彼雖異類自下始
無可疑與其固拒大忤或貽親憂曷若委宛自遂母
太露跡畢竟因之歸覲乎遂不得不從雷幕末一旬
託覲而歸十月 御史李庄德承 命暗行訪公語

南事大悅旋要與其廉察公又不肯曰我方省母屬
耳非可離者况有帥在安可輒以身許庄德猶且強
之曰 王事也義不容私吾當行移巡營子毋諉也
公乃僂勉管右道十一月事竣還京實又尾之十二
月訓鍊都監 啓差把摠戊申二月逆難作而公得
扈衛 宮城經畫可紀爰策奮武原從功二等至冬
拜山陰縣監縣本蔭窠也逆賊鄭希亮新出比壤民
心尚未安集朝廷議擇名弁鎮撫而難其人尹淳時
判吏曹聞公文武全材地又可以優養特舉公首擬
上方親政問是何如人淳對曰曾試南北邊圍軍民

大安今求其良無易此者 上曰得其人哉抑或俚
所謂冊床退者耶乃有是 命會公與趙趾彬有嫌
淳與大司諫朴師洙有隙而領議政李光佐訓練大
將李森又密相糾結人情洵懼都下童謠至稱光森
乾坤萬口一辭非公所獨而公亦慨朕及之有為人
漏聽者趾彬以喉師洙曰今此除目不公甚矣况張
某自是老論播傳妖語斥將相如呼小兒可乎師洙
乃參淳所舉并罷五邑而公亦及焉己酉又連擬四
邑不果拜奈母夫人已踰七袞衰耄泄痢治日恒少
公始無望專城則決意勇歸惟家養是謹滄滄溫清

靡不用極未嘗頃步在外佳辰壽節必廣延親賓務
盡驩悅回視從宦初計若將浼朕二弟未室而天者
田以祭之仲姊早寡再立後而不保者迎而居之此
皆養志之道也十月尹淳為守禦使鄭纘述為捕盜
大將相續 啓差期致軍門而俱以親病辭公固絕
意榮塗而一念愛 君雖退彌篤乃作感 君恩辭
方言五篇篇各五章其一曰泰山兮 君恩河海兮
君恩歷事 三朝兮莫非我 君恩 君恩兮至重
盟山誓海兮願報之 恩其二曰吁嗟兮 君恩罔
極兮 君恩十載會祿兮莫非我 君恩 君恩兮

至重籲天質神兮願報之 恩其三曰一則 君恩
兮二則 君恩兮位至三品兮莫非我 君恩 君
恩兮至重剖心輸肝兮願報之 恩其四曰此亦
君恩兮彼亦 君恩兮歸養老母兮亦莫非 君恩
君恩兮至重糜身粉骨兮願報之 恩其五曰進亦
君恩兮退亦 君恩兮田園耕鑿兮亦莫非 君恩
君恩兮至重白骨塵土兮願報之 恩每一謳吟音
節悲懇識者益有取焉庚戌五月忽被賊堅宋來成
勾誣赴逮來成本全州巡營通引從思孝子道隆京
第因爲鷹犬者也是時 孝章世子薨逝無幾而巫

蠱事發道隆二父子伏法來成誣稱思孝與中營將
李慶祉私語觀風閣上張經歷與焉其實慶祉之除
中營正在戊申正月而公已先二朔還京出入都監
公簿可徵則其誣立地自白及面質來成又不識公
名狀語窮矣乃曰張經歷與道隆相親其實公與道
隆亦非舊識惟丁未冬道隆登第赴全州也公適躡
御史邂逅瞥見而何相親之有矧公未十日離幕而
來成則於道隆不以一晷離藉令公與彼相親豈有
名若狀不爲所識之理乎 上亦深察其誣亟誅來
成 傳曰張演雖出亂招而與謀之說今非可論但

既聞相親參酌定配公在理人朔得以十二月謫文
化縣築室九月山間占閑地耕作自給有一二請學
者必諄誨以爲樂若將終身獨南望庭闈撫念冤讎
時或失聲叫慟壬子五月 特教蒙宥聞報即行視
所刑田宅如未始有者學者傳守稱說久不衰或千
里來候焉公既倍途歸侍則母夫人憂戀之極宿患
漸涸公甚痛之欲無生丙辰咸原府院君魚有龜在
訓鍊都監以哨官 啓招益亦愔公思用而復以親
病不赴己未母夫人八十有四矣疾益頹百方無効
公嘗藥嘗畫泣禱天請延竟至無幸其歲時月日之

制多所豫身得送終無憾而哀毀有加哭泣無時不
以己五十自節既吉則筋力頓衰須髮盡化或試勸
之仕公曰親不在吾亦老矣於世尚復何求自蚤孤
恆以不洎爲憾至是遇喪餘益切前三日白衣帶絕
輦肉悄狀孤坐悲涕竟夕曰此君子終身之喪吾先
栗溪公成法有在矣推之遠祖祭期亦狀居閑三十
年不事家人作業惟專意先世拮据樹石用表八代
十墓又謂無田無以祭爲置二百斗許地自十一代
以迄祖禰與夫旁親袒免亾論子孫絕續並得歲一
香火爲位者五十有奇尚慮年遠有廢嚴立宗會讀

法母墓下祭訖抗聲警聽如梁別坐澳八代外先也亦閱其無後修墓起石而祭之惠家譜舊闕則庚午輯而鐫之詳略有法其奉先收族之篤如此自以累世埊域多在府西楓山壽淨之洞又幽豈可處也卜築其中軒曰瞻依而金綾州相說爲題依楸廬遺之窩曰獨樂而公及崔西湖命興諸公各有記因又引水而池裁以花果涼暖消搖不知老之已至非有事家廟雖洞門咫尺不以出爰賦七言一律以言志直軒南因巖爲壇勒拱卅巖三字朔望卅向拜 闕遙代山呼退卽其下一小臺徧禮先塋爲追慕爾所交

盡一鄉名德春秋用真率故事爲西山九老會林塘盧公世極其一也申以姻婭連邨李公頤正年輩最尊猶時肯追會而李判書箕鎮以一世賢大夫聞風寄聲亦願聯齒臭味相求其盛矣哉又有獨樂歌一篇往往月白風清則令童子朗詠而葛巾鶴氅隱几聽之興到輒揮絃自宣清壯可聳而人亦竟不知何樂也其夜淡無睡愛誦屈子漁父武侯出師陶令歸去來朱子大學序諸作又必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丙子 仁元大妃七旬覃 恩以法從前銜加通政對移折衝授僉知中樞府事癸未 上壽七旬又轉

嘉善同知照例進榮而少子師杖適登武榜人謂忠
孝所報公則怵狀不安曰半世功名初不足貴老而
不尠榮及泉塗雖歿之日曷能稱報萬一遂歛歛泣
下自是本府奉 朝令歲致米肉公必熟而薦之分
餽戚舊曰 君賜也不可共甲申十月始克依禮
焚黃會者齊慶公曰位八命 恩屢世子孫充行五
福備矣今而後能事畢矣盈而必虧亦理之常及此
歸盡不尠全福哉翌日猝感疾以二十五日未時考
終于榆邨本第享年七十八其十二月葬壽淨乙坐
之原遺命也先是季夏感異夢有記竟驗蓋公偉幹

美須髯儀觀傑特智慮深遠平居不嗜飲嚴整沈毅
當其默狀威如妻孥亦莫敢仰視與朋友必以忠信
善勸非責未或褻狎見人阿諛不翅若狗彘狀於析
是非籌成敗其遇會心者可語則談辨馳騁音吐洪
亮能令一座悚狀恆自勵忠孝義所當爲他不卹也
臨事敏而勇作法豫而立居官尠清簡自守矢不負
國雖一再邊鎮無暇大展而凡所設施猶可久可遠
使夫繼至者心服歎若乘運盡翰獲究其用則本兵
專閫將孰得而禦之天乃不祐卒與世相忘惜哉狀
公素志實在儒行一自決退除就理以外不跡京闈

無慕檄辟如弓劔鞬之具亦不許子孫傳雷嘗咄咄曰吾以七世文獻失身騎射上之無以報國下之無以養親虛聲所誤何嗟及矣吾寧復命遂初無愧歸拜待他日得歿緩急幾矣乃取少日所讀自性理儀禮文史者流一意大覃沿委溯源而用力之深多所自得其古今格言有可備弦韋者書諸座右非口耳出入比也後輩有飭躬向學者凌之若己能之又勤課冠童六七八人恒十日以授五日以誦朔望各一周俾有成就病俗間祭禮奢儉失中一遵家禮叅以栗溪遺訓作圖式行之一家教男女孫曾咸有度

男以要訣曰栗谷大賢也言約而用博但能體念居家行己不外是矣女以所輯女教一卷亦古人女訓女學之遺而又抑浮華戒伎畧成教於家實以身哉至若書籍之位置有常卉木之行列必方古碣之無護得豎枯骼之有露隨掩則無非出於日用常行正固子諒之德性而詩文筆札乘除韜鈴音樂之類又皆餘力可傳狀其字量之宏無一事自居非焚香靜坐則扶策獨游而已人之測之亦多端矣觀乎初進則曰干城之姿觀乎長往則曰泉石之癖觀乎戀主思親尊祖而報本則曰純忠篤孝之人耳而揆諸

晚暮成德之大全舉未免得一而遺二是豈易與淺
之爲丈夫者道哉公有前後配曰長水黃氏從 贈
貞夫人翼成武愨之後將仕郎戩女生戊辰二月五
日卒庚子正月二十八日溫柔貞淑不克永年親鄰
所共惜曰咸陽朴氏實封貞夫人處士震明女生庚
辰十二月二十日卒癸巳五月二十五日養姑孝奉
祀愨治家勤拊前出無間已出遇宗族鄰里各得歡
心益婦德備矣黃氏初葬參議墓下驗窆不吉與朴
氏同就公附依俗品字二夫人各一男一女男長震
棻通德郎娶李頤萬女生四男煇烱煜昱二女金圭

璿崔瑋妻次卽師棻前宣傳官娶李潤裁女生一女
鄭昌祚妻繼娶權窻女生二男二女俱幼女長適盧
燿生二男翼坦義坦二女金圭瑞白師淵妻次適許
煇蚤寡有繼男幼副室二男一女男長之棻娶李灝
女生一男煥一女趙顯文妻次景棻娶李休晚側女
生二男俱幼一女權慶彥妻女適崔恆柱生一女幼
煇娶高守謙女生二男二女男長重慶餘俱幼內外
摠四十餘人不盡記嗚呼天之生公豈偶狀哉顧厄
其身而昌其德齊家善俗亦有以禱後彼或附道學
自命而不克以實者當視公何如哉况乎不義富貴

聖人所謂浮雲而公之世又固有心光森鏡夢而族鐘鼎旂常矣公所樹立終不以此易彼則尚弄輕重其間竊嘗獨惟在易睽之初九曰見惡人無咎翼曰以辟咎也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翼曰以修身也時義所同在古咎尚矣姑就 國朝人物可擬於其倫者言之公之受誣而願忠李忠武舜臣其人也公之用武而好學朴文穆英其人也若曰誣獄雖雪希可以議忠武冠雖掛希可以議學則是以表而非裏以粗而非精夫豈有得於格致之餘者乎抑公家世門路早正遠而惟粟尤篤信近而為李鄭漢

與百世之後以定一大公案足矣公嘗傲退陶自銘而為之狀曰功光祖宗業垂後昆隱居楓岳山中嘗彈感 君恩一曲噫此二十一言盡之矣大而才令其始是乎今熈氏懼或猶未備者以胤錫夙辱公知授家狀俾有發揮追思庚辰一拜忽忽十七年矣覆安所述如復獲侍信乎其非一家之私也謹敘次如右參之京外公評以俟君子知德者採焉謹狀

頤齋遺藁卷之十七

頤齋遺藁卷之十八

行狀

學生月東李公行狀

丙申

本貫全羅道咸平縣古成豐

高祖考諱弘諤 學生 妣信川康氏甲子義

士莊峯訢女左贊成生慶六代孫

曾祖考諱旭 學生 妣扶安金氏 女參

奉梅堂姑孫

祖考諱益齡 學生 妣羅州吳氏忠義備以

粹女遺逸縣監希吉曾孫

考諱薰 學生 妣文化柳氏柱臣女遺逸執
義清濟夢井五代孫 妣南原梁氏武科泰起
女

公諱師悌字舜如李氏在高麗有三司使府院君光
逢著于忠肅忠宣一朝見本史人 本朝歷慶福宮
提舉柔_王參奉岸司直桂亭至生員碩有七子二壻
其顯者以子則第三曰千榮生員無後第四曰萬榮
文科僉正號竹陰與河西金先生游第五曰億榮生
員第七曰長榮重試壯元通政府使知製教號竹谷
與柳翁巖高霽峯林白湖善以壻則曰鄭雲龍先絕

鄭汝立請罪李洸舉遺逸縣監號霞谷曰金敬一進
士而竹陰之子璫亦中進士文科府尹號德峯一時
文學名行科宦之盛可徵也竹谷有四子其仲曰瑜
出後第五叔父自靈光郡移扶安縣自是傳弘該時
益培二世并居興德縣其季曰增處士不仕父喪廬
墓一官屢終制移長城縣還以仲氏次子為子寔公
高祖考移茂長縣再傳而復以諱益培次子為子寔
公考也因仍本生家居焉事父母夏清而冬溫處兄
弟同爨而其衾益猶有奕世遺訓云公以 肅廟二
十四年戊寅五月一日未時生于長城府之外歧帖

寓舍資稟淳實性度慈良辛卯年十四丁柳氏憂致
哀盡禮已無異老成旋奉繼母梁氏盡孝戊戌丁外
憂又克善居喪三年如一日惟梁氏遇公甚嚴施箠
責無所不至狀必怡色柔聲務致慰悅見其有喜容
則欣欣如有得者見其有怒容則蹙蹙若無歸者必
開顏狀後乃退否則終日侍側不敢去孺人從容言
曰姑氏之怒也人有不堪公其時時出外以自發舒
可乎公曰人之異乎禽獸者以其有倫理也烏有不
得於母而可出對外人者乎因又戒之曰吾自哭母
幸繼母在耳子其無怠至誠奉承無使家長陷不孝

幾矣孺人亦心服公語人曰吾或一念不謹感我公
孝不敢不盡心爾始公有二穉弟梁氏出也公又撫
愛周至喪考之歲浹旬俱塋梁氏痛甚幾乎喪性公
則百方寬譬竟俾忘懷而燕居枕席往往有涕泣處
公既夫婦誠孝甘旨定省靡不順適梁氏終亦感動
愛若己出曰吾有爾在尚復何憾公於祀事又內外
躬親不令婢僕代之凡有新物不及薦木或先嘗恆
勅孺人曰瞻彼烏矣猶能反哺矧伊人矣祀以追遠
可不敬乎有一姊歸金氏者以奴婢五六口去孺人
試公曰何不勸以平分公曰難得者姊弟易得者奴

婢何必忤志爲乎孺人曰得無子孫爭端耶公曰吾已許之爲子孫者敢爾乎公固溫和不寬厚喜怒不形於色怨慾無介乎心本諸孝友餘可推也孺人治家勤而有法問請公監穫既歸自野孺人問所穫若干公曰只見錘刈而已多少寧可周知孺人歎曰公真古所謂義皇氏歟婢僕亦相語曰吾主聖人安敢以詐一日隣人有竊禾者爲奴所發公曰彼無而我有有無相資隣里設也終不問其人亦大慚來謝益公自少已不事產業內政屬之孺人外幹屬之奴子一切瑣屑未始不以相念惟時時手談自遣亦不以輸

贏自累狀非遇會心者不屑也故其悲歡苦樂飢寒寒暖非不迭代乎前而隨事適狀如在長春境中喜樸素儉薄衣必以麤疏鞋不以皮麻而急人之難又不以貧窮自沮嘗憐金昌河病無糧難救促孺人昇飯羹先饋其養疾而飢者復供病者粥糧無使置庚午大癘避寓山窰也其子續歿則解衣縫之李彥楫妻金氏冬月而乳迫飢凍且危公又遺以柴糧衾褥金氏常祝天曰活我者誰願令公壽此生已矣歿當有酬其德惠之乎人如此尤沈靜簡默與物無忤聞人過惡不遽有所評議若其大倫所繫乃未或不致

其謹鄉有一人不有朝令親命不伏爲本生家所
後者訟于官無識之徒有敢曲護公獨一言排之又
非含糊苟且之爲其於不惡而嚴可知也朕必待可
語者語之而已以故一隊異類雖或謀害竟無以疵
焉或曰淳厚長者或曰純善君子斯乃一邦公議也
獨其四十年清修恬澹無慕乎外不以孝子自標不
以逸民自居則公之所存當有知者知之吾先子晚
隱老人於世少許可公至必離朕傾倒是豈易與淺
之爲丈夫者道哉公素無病乙亥正月九日辰時考
終于月東壽僅五十八葬于本縣山亭里辛坐之原

從先光也吾先子有詩寄挽曰吾君蹤跡混時流皮
裏陽秋識者疇石室心閒成坐隱春江水闊泛虛舟
自甘身處莊生鴈不憚人呼謝子牛東里病交違執
紼小堂清簟淚盈眸人謂之實錄云孺人靈光丁氏
東道女靈城君贊後壬辰義士善養亭希孟五代孫
舉四男伯復圭仲髦圭叔七圭李容圭并趾美無物
我庶古之兒無常父衣無常主者復圭娶晉州鄭屋
泰女生一男二女男一鎮女長適黃胃錫季未行覽
圭初娶金堤趙爾昌女生一男繼娶忠州朴丹慶女
訥齋後也生二男二女男長樹鎮餘得幼七圭娶扶

安金龜女生二男一女容圭娶興城張得一女生二
女亦得幼一鎮樹鎮皆勤學隱隱士友間昌大其門
不在斯歟嗚呼俗之不古若久矣尺寸之長恥或不
著錐刀之利懼或不專甚至毀譽喜怒輕加而妄作
是雖自視有進乎尋行數墨之流者殆鮮免矣公則
超然物表一味虛懷乃以至行所立之大亦且自泯
聲跡使夫一世幾無得以稱焉向微吾先子知公之
實濶則後之能言之士安所測其一二哉抑胤錫於
是竊有感者管內辰我叔祖龜巖先生始享俎豆也
公實指揮儀節為南士望焉胤錫時甫八歲無所識

知猶幸獲從復圭氏拜公而志之及辛卯乞暇歸觀
則小第冒錫獲托姻公門時公之良已為秋柏之寀
矣而吾先子尚拳拳未已曰某甫良善其孫必賢吾
所命醮為此故爾二爺相與之際重可觀者顧今未
歿將白首無聞而承惟先故實隱約在心乃一鎮以
其辱與游也托以家狀有非子孫私言而其得諸孺
人所教者為多造端觀刑此其尤信矣哉輒敢參諸
吾先子遺論與夫鄉父老諸評謹叙次如右以備百
歲考德者採焉謹狀

折衝將軍京畿水軍節度使兼三道水軍統禦

使喬桐都護府使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羅公行狀 丁酉

本貫全羅道羅州牧

高祖考諱繼祖 將仕郎 妣淳昌趙氏羅州

監牧官餘慶女

曾祖考諱逸孫 宣務郎行典涓司直長 贈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妣宓人 贈淑夫人昌原孔氏生員狀元瞻勝

女

祖考諱暄 武科通訓大夫行司憲府監察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

都摠府副摠管 妣淑人 贈貞夫人耽津崔

氏戊午名賢弘文館副應教 贈禮曹參判號

錦南溥女

考諱士忱 旌表孝子成均生員通訓大夫行

尼山縣監公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 贈崇政

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號錦湖

妣淑人 贈貞敬夫人坡平尹氏通政都護府

使彥商女 繼妣淑人 贈貞敬夫人光州鄭

氏僉節制使虎女

公諱德憲字憲之世傳羅氏本顓頊祝融之裔歷楚
熊渠有以支子封于羅者在春秋為妘姓小國滅于
楚因國而氏望豫章郡其後浮海而東遂世籍羅州
今東之諸羅皆其別云公譜祖于高麗監門衛上將
軍富其代序可徵則曰得虬曰仲允曰松奇俱今同
正曰守永進士曰源直長同正曰璉工曹典書官始
達曰公彥典農寺正我 太祖雲峯之役從至引月
驛征倭大捷著麗史曰諱式曰都監曰自康 本朝
務安縣監創居州城寔于公五世承旨公五子并中
科參判公其第四也用武進餘如弼善昶生員高正

言曜進士曙用文進自是益大而昌直至錦湖公則
師 王孫李素齋仲虎友姨兄柳文節希春 中廟
褒以賢孝 宣廟擢以遺逸柳西垞根重以續之三
綱行實靈芝醴泉厥有本哉爰育六子人稱六龍有
與久庵韓百謙偕奮徒中克成農圃鄭文孚壯捷者
進士從勳都事德明其長也有才行尉薦者縣監德
峻其二也有以進士仕者監察德潤其三也皆尹氏
出有負母避倭好學未志者 贈參奉德顯其四也
有武科水戰為李忠武舜臣所仗者從勳郡守德愼
其五也公亦以從勳累 贈三世其季也皆鄭氏出

公生于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
器宇磊落智慮超邁恆有千萬人吾往之氣一見儀
表可知傑魁人也己丑鄭汝立謀逆事發一時士大
夫株濫益多錦湖公及公之三兄亦為怨家投疏者
所中公不勝憤慟直走斥之一會為之驚潰時甫十
七歲未離卅角人皆嘖嘖錦湖公既逮賴裴瑛訟冤
宣廟特赦原之惟公受愠之甚編配鐵原而三兄又
壯徙矣公自蒙難以來重值壬辰之亂無暇壹意儒
家心竊奮狀纒 赦還亟業弓馬以至韜略二式無
不一貫穿丙申丁外憂從諸兄盡制癸卯竟選別

試武科李文貞德馨獨知公忠孝才諳可大用者薦
拜宣傳官例陞六品出扶安縣監獲僂養母夫人壬
子授義州府判官甲寅丁內艱服吉山水原府中軍
加通政大夫時光海政亂倫敦公固不樂在內而丙
辰建州衛本鞞鞞之野人熟女真通稱熟鞞鞞水滿
亦曰滿住本其君胡酋奴兒哈赤亦曰奴兒哈齊
洲長之號因為國號又僭建國號曰後金年號曰天命
赤亦稱老酋亦稱自乙巳始大將駸駸東西搶者公每憂愍慨願乘
如酋即清太祖郭自効己未以折衝將軍進威鏡壯道兵馬防禦使
兼吉州按使會我國與 天兵合滅入虜穴全由是

怨我公臨邊三載遼界益多事遂不求歸秩滿乃轉
堂上宣傳官非選也 熹宗皇帝大啓元年辛酉金
人果陷瀋陽據之突矣 仁廟反正則甲子李適反
矣公在都元帥張晚幕多所規畫既與南以興鄭忠
信諸公協謀蹙適大捷于鞍峴公之後夫人與晚之
妻姊妹也晚欲撥嫌 啓實擬諸封賞公不可曰今
日之事雖有微勞而公則憂之必來人疑大丈夫安
用屑屑名利哉辭益力只錄振武原從券一等立除
鳳山郡守丁卯金主弘他時亦日黃台吉亦曰皇太極我人所稱紅太時紅
打承者即改元天聰寇我至安州城破使金壯武
清太宗

浚歿之其女爲公大媳者自劉而 大駕幸江華和
議成矣公聞而悲之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移
安岳郡守廉白慈惠有聲績可紀庚午御史有不悅
者受誣就理初遼瀋之沒浙人毛文龍跳據宣川碧
潼間迤入鐵山海中設鎮椒島漢人所稱皮島遼民輻輳
本國以其稱 天朝摠兵也不能不縻禮狀其實內
締逆閹外通金人凡七八年而薊遼都御史袁崇煥
誘誅之陳繼盛代之又一年至是劉興治逃歸自金
爲其副將四月擅殺繼盛聲言 天朝有命而跡可
疑 本國擬遣摠戎使李曙及鄭忠信討其罪欲先

國原
詞按命擇文武宰臣忠智敏辯可使者備邊司以公
對公得自獄起攝刑曹參議兼接伴使及入島則興
治已移駐旅順口取近遼界而二兄興基興浦迭相
守島蓋興治進退憂懼又為 本國兵且至一島洶
洶危機在卽公則方俊應變卒免于患因與漢將在
島者結以心腹獲鈞興治隱情逐旋回 啓 朝論
倚重其與 天朝閣部孫承宗回谷有謂我國罷兵
姑務含忍只遣陪臣兼察事情者此也遂令公雷劄
宣川鐵山界接應島衆辛未乃還既數月興治果大
殺欲脅衆投金參將沈世魁世一云奎誅之超都督云壬

申公復堂上宣傳官癸酉充信使赴潘金主大張兵
威引以入公不以動徐舉五條詰之一曰每刷逃人
擾我西北可乎二曰發鎗入境馬斃徵價可乎三曰
灣上開市為奪物貨可乎四曰出送人參勒令貨賣
可乎五曰我鎗金慶男拘不還可乎金主輒點頭以
聽狀只許毋徵馬價而已是行也潛交俘漢朱張三
漢人俘潘胡唐起本韓鞫之野人熟女真居我北界
于金昔潘胡唐起六鎮城底為潘後被金人捲去者
等得悉虜中疆域之大小軍卒之衆寡器械之苦良
與夫秣馬動兵之機宐歸則以 啓得定州投使旋
罷甲戌再以信使赴潘會有飛語謂 本朝斥和將

為 天朝助征金人嚇辱公百端至今亂卒突入館
摔出人馬裝物期於勒令驅送而獨拘公數月公隨
事開誘辨其非實又秘書虜情付譯官馳 啓 上
特遣宣傳官李廷顯據義諭之金始以公還乙亥夏
為昌城都護府使冬自義州府尹遞付副護軍兼五
衛將丙子二月以僉知中樞府事復鑿春信使赴瀋
十六日至平壤府有事淹三日金鑿龍骨大金人所稱
爾馬夫大金人所稱吳曹音亦曰梧木道金人所稱
等適至相見三胡曰汗蒙古所稱哈案即漢語皇帝今吾等偕
貴國使臣入瀋使臣幸與我還京待我竣事同往可

矣公曰吾已受 命辭 闕義不當復路况今禮段
比舊有加一行人馬時未齊到若待裝完則日期自
應稽延三將尚可追趕也龍胡勃狀曰汗令極嚴吾
不敢違僮使臣必欲先行吾亦從此徑歸矣公曰龍
將之於汗令我之於 朝命其不敢違一也而龍將
只欲一依汗令反使我委棄 朝命自為計則善矣
獨不鎔於為人乎龍胡曰使臣言亦有理但吾等之
來已囑通遠係守將不令納雖或先行奈必阻何若
難乎還京則姑畱此待我其威脅挽執已不一二而
本道觀察使洪公命者又禁吳胡所帶西徒捷捷捷

亦曰鞞而鞞本與女真同出鞞鞞分二部女真為東胡居混同江上鞞鞞為北虜居陰山而鞞鞞又有別部曰蒙古并諸部為元祖入主中國其逃歸大磧南土散稱諸王子其在金西境而停于金者呼插漢察哈爾

西徒 不受所謂禮段故愠恃尤甚翌日龍胡令停

譯鄭命壽金人所稱金石乙屎愛請公相會龍胡怒

而曰吾等為通春信兼致弔奠於 貴國內喪凡厥

所帶自當惟意而監司乃禁西徒其侮我哉公曰使

行所帶初不須濫雜而今行異舊至有約外殊域之

人邊臣安得不先稟 朝家以聽裁處吾意兩將依

近例先往且令吳將領西徒留此待 朝令乃往亦

未晚也龍胡曰西徒別有勾管必吾等偕行方可容

議公詰其故龍胡不肯乃曰我國已收大元五十餘

王于土地最廣兵民又盛天意所屬人心所歸故我

諸將諸王子擬加汗大號以顯功烈 貴國弟也我

國兄也兄既有慶弟不可不知西徒之偕為講定此

事耳 貴國王子弟亦當次第來慶也公毅狀曰此

何言哉西徒 天朝叛虜也既為金俘所宐一遵汗

令我國于金兄弟相與當以禮義將之設令全國加

號何遽至於 王子弟相慶乎而乃齒我以俘徒亦

大謬矣龍胡曰西徒亦料 南朝之必傾全國之必

興豈非知天知勢者乎公曰人臣事君一或惟勢而

易操無以立乎天地矣我國惟義是知不知趨勢則西徒所謂天與勢非我之所欲聞也龍胡默久曰貴國雖曰有 衷而禮段有異宴需宐無不可受者乃監司託言卻我待人若是薄乎吾誠達夜大慚爾公曰此則龍將先失何暇責人禮之儀物有名乃可而今既無名直置于懷有若私交者朕監司其忍晏朕受諸龍胡益恚曰監司所為吾不欲索言使臣勿復道也公既歸命壽又致龍胡意請得公從譯權仁祿赴京公拒之命壽固請曰與其激變曷若姑從公乃聽仁祿歸戒之曰此虜今行大有可異汝其密偵

哉龍胡竟以西徒行洪公亦莫之禁也二十九日公乃發三月二日至定州又留三日猝聞撥騎所報益三胡馳入京所咨諸王子書果議加汗尊號語甚嫚無禮先聲既播上自宰臣下至太學諸生莫不駭惋請斬而李溟又勸李曙示以兵威因薄其接遇斥絕之三胡大悻憾野宿不敢入城不傳汗書亦不受本國國書以去月二十九日而逃先縱從胡突間里掠牛馬都下大騷人皆竄避構兵之釁自此始其過中和府有一禁軍橐書辭及斥和者又為馬胡攘取公愕朕引本州牧使金應海潛圖拔出明日三胡果

至公亟勞慰曰此來一何速也三胡曰使已畢矣雷亦何為公曰我國方有 喪 上候適不安臣僚之憂遑極矣豈主客交際有可愠歟龍胡不答徐言使臣亦嘗奉使于我事完輒行何詰我為公乃溫言曰吾於前後動滯十數日非不久也及其告歸則龍將等猶愒其從事在屬耳寧已忘諸龍胡笑曰此言似有情款不無感爾惟於 本國接遇西徒勾管終不一言及之公亦為不知也者而退爰招命壽等及我譯申繼黯期獲所攘書命壽本我慈山官隸也故公極意誘囑而命壽唯唯而止京驛張禮忠以 國書

追至公又往見龍馬曰聞兩將不以書傳受隣好豈當若是乎 國書已到汗書亦應在裝吾與之交授何如龍胡曰 貴國回答使且至必兩使會同乃可公不之強且觀其為而三胡先行矣十日公次義州之白馬城武宰同知中樞李公廓亦以回答使至是本 國顧慮之極反欲無絕故爾三胡方在舊城公及李公今從譯金命吉請見者毋三胡再辭及吳胡以西徒去龍馬晚始邀二公公曰今兩使一座書之交授如約可乎龍胡曰狀第有一事容許聽否公曰諾龍胡曰我諸王子有書一封而 貴國不特不受

終亦不圻此果隣誼耶公曰一書不識云何若係位號事者我國臣民誠不忍聞受猶不可况可圻乎龍胡曰朝鮮徒尊南朝不揣天命所歸耳天子安有一定天子我國招降諸徒恢拓四疆天命已可知尚不足以進位加號耶公曰我國臣事天朝二百餘年君臣父子義炳日星斯乃窮天地不可泯者而全國以此咎我寧不痛甚既有北土自稱北朝又與我國結為兄弟只此亦已足矣安何可望而敢以嫚語嘗我我雖疲弱其肯甘伏况諸王子雖貴亦臣耳君尊臣卑二國皆狀空不敢私問我王而無端抗

禮不少敬謹又何遽也全國之矇狀蔑禮尤可見爾龍胡顧馬胡潛語又曰兩國既稱兄弟凡有所事不可不相問吾等只傳其報耳豈可使朝鮮帝我而臣我乎此于汗書初不開列吾等入京亦不發口而使臣乃爾峻激殊非和好之道也又曰使臣入藩諸王子必有言其將何居公曰可則從之不可則不從龍胡曰諸王子如果有請雖欲不從得乎公曰如其必不可從吾雖身碎全國首懸汗庭志已決矣其誰奪諸龍胡笑曰吾且漫浪言之毋遽信也其詞詐類如此既乃先致汗書公拆之諸王子書者亦在其中亟

擲還之龍胡笑而收之曰此中有何惡臭公亦以

國書授二胡以去十九日與李公渡中江及至通遠

堡守胡果不納俄有藩陽胡將擁兵引行防禁稍嚴

歷三煙臺有遼陽俘漢雲太重者守之為公悲愴公

令從譯朴仁厚密撰則曰汗方飭八固山固山女真語我人所

稱高山即漢語戰士共分八營為八旗兵馬非久必動其或西或北未

可知爾自是又有遼陽胡將引行防禁益嚴過欄泥

堡又遇我義州俘人金汝亮聞汗果且加號告祭而

諸王子西徒俱賀必令使臣隨參也二十九日抵藩

則滿月介起青古金王和等八胡將逆于城外纔入

城今從胡驅公等鎖館以守四月朔日龍馬與能時

等索 國書膳本如例翌日二公始各奉 國書于

汗所而汗不以喜視舊禮極簡幾於輕忽又滿胡邀

宴于所謂禮部者酒數行遽罷而汗不復躬飭蓋龍

馬先已歸告我事有以激其怒也越二日汗令滿胡

語公曰交隣弔祭不越循常而使臣之來乃兼禮段

為答于心不安亦不及致讓今始思之吾實謬矣其

歸益亦齊還公曰此 朝命也幣禮也出疆之臣所

重在是若或以還何異委諸草莽歸到 本國亦將

何以為辭滿胡語塞是時龍馬等交貨西館日相踵

其間而不一至六日乃與彭古等來噴曰 貴國渝
盟亦已多矣粵丁卯母令島眾出陸今漢人不惟無
禁又助其糧餉何也既許以珍貨通市今一切阻撓
如有市者必殺何也方 國王避我江華我諸王子往
復不一得成和事今有書不圻何也凡使者不應離
館一步而曩我有行押赴宰臣府中其輕我何也我
之弔祭亟令毋佩環刀而自以兵衛槍戟閃爍其切
我何也西徒既與我往禮貌不必登殿而坐以弊席
不于交椅其薄我何也畢竟歸日街巷紛聒至以瓦
礫投擲其兆亂何也因言吾國固將永守盟好而

貴國先自乖戾吾亦奈何公曰龍將故欲生釁為此
劫持吾且逐一辨之一自和成蛇浦漢人已皆登時
撤歸而宣鐵之境尚有漢撥來往此則 天朝於我
父子故耳一向禁斷其義不可全國豈不知此珍貨
既通一國俱便吾獨何苦不從顧自漢人黑雲龍瞞
訴以後 天朝嚴禁南商斷絕全國乃若無聞乎所
謂封書在灣上已經痛陳而又此提出寧欲無言宰
府有邀親之耳款之耳有何所侮而反怒為弔祭之
地客使解刀 主國列戟亦為禮敬威儀夫狀後兩
盡耳豈容毫有他意西徒與我聲聞本不相及兩將

借至己甚不可而又望其致禮耶我國雖與金和亦豈迤及金俘乃若瓦礫一事此直童戲可笑不識使臣尊重耳致亂之兆固若是乎三胡曰使臣今太詐矣又言朱氏本非帝裔不過皇覺寺一僧爾况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朱氏安得獨有而久傳哉惟我國汗待人以誠有戰必勝其有歸附恟浚而贍厚此非聖人事耶近者南朝刻薄甚矣列藩離叛而大臣猶欺謨不戰其亾可立待也朝鮮專仰南朝其計得乎公怏怏曰我於天朝臣分已定舉國君臣粉骨靡他尚忍以其將亾而忽之乎我國雖曰偏小

猶知禮義悖理之事夫不為也龍胡曰貴國固以禮義自持文筆自高我若東侵將以禮義為戰子文筆為戰乎明日龍馬又至惡言以為貴國聞我將欲西犯敢請兵南朝謀乘我虛何其渝盟至此貴國誠欲攻我我且不西而南先犯貴國貴國能敵我否一枝向會寧一枝向江界一枝直擣龍灣因馳八營兵馬分搶八道則貴國所恃惟南漢江華耳孤城小島其能永恃為固乎公曰西犯之計吾實不知合攻之說尤不近似此必金自渝盟遂欲構兵也兩國之好今既十年使价相望情誼交厚若一朝

相攻如讐其貽譏遠近為兩國羞必矣龍胡曰頃我
奉使 貴國必欲害我我幸而得免每一思之不覺
驚悸吾等死生關 貴國何事而必欲害之公曰昨
已縷悉今又奚言兩將屢使我國我之誠信熟所知
者一有不合便怒驅劫無太甚乎龍胡亦不復言
又明日龍馬以汗答書臺本并倂漢所謂翰林來稱
正本不暇繕完除使臣僉從姑畱外商賈人馬亟撤
回可矣因令翰林者抗聲翻字使一行成聽太約所
詰渝盟語添以二事為咎先是我界民戶採參獵
獸往往犯越虜境孔有德耿仲明即 天朝叛將也

自登州舉眾投金我國發舟師合 天兵破之秋江
姜弘立己未降者當丁卯誘金人寇賴講和不去我
國為蹙備局提調求以悅虜虜乃信讒謂我殺之其
恟喝甚矣公即具啓屬軍官前萬戶李重元兼司僕
將李裕吉先歸十日所謂禮部二胡率命壽至曰明
日汗將出郊使臣當往觀蓋汗擬受號且賀而試以
微辭也公曰出郊者何事必請我耶二胡曰吾亦不
詳使臣不須問第往觀之公曰吾使金再矣依例一
接受無相見之儀今何可觀而必勒我二胡拂狀曰
兩國兄弟也兄有郊禮弟當觀之何乃詰我拒我况

汗令至嚴有違必罪使臣其得終拒耶公曰使在外苟微君命雖小不敢擅吾雖不武何乃獨畏汗令而辱我君命乎二胡忽而去俄復來言吾已稟定于汗終若拒命必命盡此地奈何公曰人臣爲王事一死榮矣固所願者二胡咻咻而去十一日胡將十人引從胡三十餘簇立館外而禮部二胡者又至曰汗今出矣使臣亟整服等候公曰義不可往吾已言之寧死此爲快遂與李公東南向四拜裂紗帽團領擲之又拔劍授命壽曰爾等必欲劫我速斷我頭二公復相與結髮交手堅卧不動以示不可去汗適過

門別斃胡將七人從胡十餘突入執二公驅至南門外七八里則所謂南郊者汗既受尊號曰寬溫仁聖改國號曰大清年號曰崇德乃令從胡押二公陣前而繡袍將校數千分左右以班又招禮部二胡咆哮指點曰朝鮮使臣其并令立班二胡卽令從胡分執頭腰手足勒二公赴班公乃踴身揮手竭力牢卻則執手者橫曳執足者倒曳上之下之左之右之移時不少止衣冠盡破毛髮亂落塵埃塞口呼吸莫通而公猶自力拒如搏戰者雖其顛踣之極亦不曲腰以示不屈狀時有倅漢十數咫尺相視莫不潸潸掩淚

陔餘叢考
其中一人有畫字沙上以示公軍官申汝豪朴士明
旋恐胡人覘漏滅去要其意義公也汗必欲屈公愛
飭羣胡挽五體伏之地令禮部二胡語公曰使臣只
一參賀便當生還不朕決不生矣公乃厲聲曰今日
之少實所甘心豈以生還為幸遽拜爾庭耶惟願速
我一少分我身萬段羣胡益扶曳蹴踏重以鞭朴體
無完膚流血淋漓益氣息略略垂盡所押胡將中有
一倅漢慙之密囑譯官李馨白告公曰兄弟之國使
臣一拜傷義者幾何而不恤躬至此公曰我國非有
君命則法外之禮必不敢也倅漢吐舌曰使乎使乎

多也多也即其歎美之辭遂問二公姓名入諭其師
出諭從胡止之轉驅二公及僉從于幕外田溝間圍
守之地甚洿下往往聞汗所有贊謁作樂聲蓋羣胡
三拜九叩以為賀既畢汗以日晡入城則黃袍白驄
青黃蓋各四黃赤幟各十而八固山諸王子將校以
下從之兵威甚盛纔出陣颼風大作蓋幟大半折倒
一陣為之驚慄有頃胡將十數人領從胡四十餘從
公等負擁至館拘之公等骨節辛楚氣力漸頓正呻
嗽未已龍滿起二胡與沙非河等請見公曰吾既重
傷不容轉身相接也滿胡等排戶直入曰今我國汗

國齊漢
受賀諸王子及遼廣諸大官大元諸獫狁無不拜舞
而使臣終始斥拒豈非鄙我絕我耶公扶病作氣曰
彼皆金國俘虜耳我乃大明陪臣非彼可比金乃
同之甚至責以非禮非我鄙爾爾鄙我也滿胡等曰
情志已變吾獨何必禮之但明日汗又出郊招致如
愛有違其罪不益甚乎十二日胡將五人果復以從
胡十數至或以鐵鞭或以白刃迫二公尤急公起身
東面曰速斷我頭投之汗所此頭可斷此志不可奪
也羣胡趨出俄而龍胡等又至曰今汗必令參大禮
惟令可矣若復有拒大則受刑郊外小則受拘館中

訖若朝參班而夕歸國乎公曰吾已一歿自分不求
生還殺則殺留則留耳寧忍怵威易操哉龍胡默而
去及汗以大兵出城如初令從胡四十餘驅公等分
執五體擡至東門外五里則所謂東郊者有將校千
餘分左右班定禮部二胡又出自行間咆哮叱辱令
羣胡迫公等立班公等復出力推排而憤益激不覺
大罵於是羣胡蹴踏毆打其毒有加公則右脅骨折
至不省人事苟有俘漢十餘見公且歿又莫不嗟涕
中有一美貌自稱廣寧總兵者密語譯官朴仁厚曰
吾等十三人本世祿明朝惜命偷生負罪天地間

臣等聞
今見使臣不屈如彼愧悔之極寧盜狀無知也旋入
受出禁從胡勿復彙從胡自帳中餽以一盤盛饌
公亟又踢倒盤碎之羣胡相顧失色汗既追尊四代
告祭郊壇訖分肉試射而罷仍令驛卒扶公等入館
又拘之至夜龍滿二胡率命壽來詰曰我使貴國不
受書矣幾殺我矣使臣獨無辱耶丁卯指天之盟
貴國先自背之吾故以此為報耳又言明日汗將敵
血大宴亦不可不參十三日汗果與八回山諸王子
將校及俘漢俘筵宴且賀軍馬臚唱之聒終日不絕
竟不招公等時有潘胡河逸俘自慶源者適守館而

命吉與之熟夜漢從門隙密問故逸曰昨汗固欲害

之議于諸將則汗兄子要上

亦曰要難要退要鬼要
虎即丙子十二月為林

慶業所斬者父曰貴
永介亦曰九盈哥

者獨言近日使臣終不屈言必

求少是以為幸者若果害之我受殺使之惡名彼
成殺身之令節方當順天之日恐貽他國笑也汗翻
狀回悟不復招耳既不殺亦不當仍拘也十四日胡
將遂不至只有從胡拘之水火不許通甚之母出一
頭越十日滿全起三胡始告歸期龍馬又劫之曰六
月二十五日我當致商貨價參于灣上如不接濟將
投參江中矣二十五日龍馬等劫公裝出之滿全等

果以汗書至封識甚堅不許開見公曰開見亦已有
例今則不狀不可受也龍胡勃勃曰汗書所列已於
商賈歸日言之寧復有他况自汗所封出吾無以擅
爾 貴國若亟回答則和好尚可缺否者渝盟必矣
吾亦當有處置一歸報可矣因取書劫人之裝又
令胡將四人勒兵百餘擁一行驅策如飛忽至六十
里河鋪矣公等纔受重傷繼以馳突神疲氣殆殆不
自支既經時稍定始檢汗書封皮使以新印又有年
號蓋若所謂聖勅者公猶立擲之胡將大怒明日又
收入裝左右翼驅之益急幾行四五站所二十七日

得抵通遠堡翌日胡將乃歸公固受迫至此無奈勢
何旋念汗書決不可資歸又不可徑毀乃密藏數百
卷白紙中并青布青皮凡之笥又將白米乾魚及蹇
馬一匹瞞付守胡使以歸潘曰馬病裝重難以運也
二十九日馳先來軍官申汝豪金命吉以 啓備局
初聞公抗義不屈咸曰可褒而公甫過江則邊上好
細者已一二流訛矣洪公驟得之不暇詞實上疏以
為罪謂公等既皆參拜又不拒辱書畱付通遠先揆
試 朝家冀得旨收回庶幾處置自 上出而已得
免罪請 賜尚方劔斬二公境上送示潘中且遣使

責以大義 上下其議清陰金文正公尚憲時為吏曹判書力言二人奉使抗義臣之所詳聞也其為明白如青天白日宐不至致死於是備局始明知無罪而眾論方張有不得自由乃請拿問而 上許之時領議政金瑬方主斥和年少峻論從而和三司既請按律而館學生趙復陽尹宣舉等繼之其不肯苟同而終遞正言者亦止林忠翼璋耳公既悉虜謀歸卽誦傳雖在囚猶不少默蓋欲彌縫弭緩無遽致寇而一世不浚思惟徒陷公是急不曰受毆之可耻則曰辱 命之可罪以至斥和益激責虜尤峻而不一

大亂亟矣始公從譯申繼黯等咸欲舉自擊訟冤而時論并以擬死罪無敢復言公等亦不能明猶賴金文正一言獲免六月有水災 特命各減少謫戍公得白馬城李公得宣川久不釋公年已耆矣所傷滋益篤識者憐之七月椴島接伴使李必榮得都督沈

世魁 天朝奏本以 啓益世魁聞刺漢

即漢人投金刺頭者

亦曰假捷歷舉二公姓名曰逆奴威脅鮮臣而守義不屈大節凜然此雖出于使人歸國之口臣近證據奴地來鄉之詞委非欺詐報至臺 啓不日卽停猶有謂世魁敢欺 皇朝其必欲殺公如此及馬胡以通遠

所歸汗書至果謂使臣不參拜不受書請我罪之崔
鳴吉乃上疏言羅某設有所失亦空稍存斟酌况其
抗禮不屈捐棄汗書事狀明白在人耳目乎當初狀
啓之來 廟堂至欲褒賞而橫議猝發加以屈膝之
罪有明其不狀則勃狀大怒此豈人之性情哉沈都
督至於奏聞天下之疑固已冰釋今此欺 皇朝之
語發於我將使 國家何以自解於 天朝乎繼黯
等又訐備局以為頃使臣不屈雖以無識亦知感動
天朝降將及遼民等莫不稱歎至有流涕者意其還
國必重賞矣 朝廷乃以使臣及一行言不足信論

以死罪故有口無言今聞沈都督詳奏 天朝臺論
即停國人從此渙狀皆謂 天朝將降勅褒美則使
臣守義實天下公論所共許其光 國不細而馬胡
亦以不參拜不受書請罪其不辱 命亦明矣臺論
初非有他特疑其辱 國耳今冤狀既白當有處置
而側聽半月未有聞通天之冤無大於此况使臣重
被毆辱癢痕滿身氣息如線朝夕難保如使未蒙
恩命遽至滅歿不但使臣抱冤其為 朝廷之悔亦
不少矣事繫天下後世所關極重以其時目覩之人
安敢終始默默因乞人 啓處置 上特命釋公實

是年九月也公雖得宥而百體俱傷作一癘病人
輿歸調治居數月金果大舉猝至遂有南漢之圍丁
丑正月江華陷而麻浦辱矣公時在鄉病徂路糧不
及奔問扈從上幸虜營汗忽問羅某安在何者苦
不屈今不得相見耶蓋欲申詰公不屈而公不在故
爾自是我人人藩者相望得公事尤詳承旨洪命一
以質子歸言在藩也漢人有問此二人還國謫成信
否曰是被辱不自引决近乎辱命故罪之爾漢人
駭曰銜命之臣見殺則死不殺則不屈而已雖不幸
碎骨何遠自决古有行之者蘇武之齧氈不食是已

若其所遭之難則二人殆又甚焉此虜人所以壯之
而不殺烏在其辱命也因自指其頸曰只為惜此自
毀名節所謂不自引决我輩之謂矣遂咄咄不已正
郎李穡亦以質子歸語李公曰在藩嘗遊漢人館所
壁上圖一公不屈狀揭之以寓尊慕因問此人併無
恙否像惟肖否此乃北京人所相轉賣珍玩耳又自
沈世魁奏聞咸傳天朝遣監軍御史黃孫茂降
勅褒諭于我而根島時已破矣上國隔絕莫之詳
惟韓平君李慶全得其實書報李公有曰將軍裂冠
毀冕奮手拉脅笑顧湯鑊甘蹈白刃聲動華夷之際

名爭日月之光 明天子褒其節太史氏書其美千古綱常賴而不墜 大明天下惟將軍一人而已則公之一體并褒可知已崔鳴吉又上疏言羅某所捐汗書分明稱以兄弟未有意於臣我使公受而不拒宥若可以無罪而公已直據新印年號而不受故自公伸誣以後李文靖植代撰與汗 國書也極言使臣不敢資回之宥其為公發明尤可見矣益自 朝紳下至委巷始無不識公全節而 上亦大嘉之亂稍定亟擢京畿水軍節度使兼京畿黃海忠清三道水軍統禦使喬桐都護府使時喬桐自縣而府因設

水閩而統禦者實亦一依三南統制之職所 賜教書有專對殊方不辱 君命語將且大用究蘊以快一時公議也公乃不得已力疾赴謝而一病已痼已卯乃遞庚辰正月初三日竟卒于京第壽六十八是年春歸葬務安縣浮珠山新北卯向之原益公家世自被黨誣以來已與世一一齟齬性又簡亢持身自重惟以苟容為恥不俯仰要路其視朝貴若僚友狀應接則禮貌無諂酬酢則言議自激以故訾謗四起忌惡間作其知公者猶慮夫太剛不知公者必謀以羣誣則仕宦之多躓節義之為掩大約莫不坐此狀

公見事之捷料敵之敏實多人所不及者方金人窺我也國中虛實無一遺惟未及南漢形勢丙子之亂未作龍胡來在館一日忽躍馬而逸不知所之人皆驚惑金荷潭時讓判兵曹語諸宰曰此虜必往南漢諸宰莫之信公果踵其門請令支供者促候于東關王廟金公曰何故公曰此虜必撲覘南漢故匿其跡其歸必少憩廟中我若先彼迎候彼必自知敗露不以我無人矣金公大喜謂合已見亟令支供郎官金素至廟前候之龍胡果夕而至撫狀有自沮色公所謀往往出奇如此 朝議咸言使藩者無出公右故

水閩而統禦者實亦一依三南統制之職所 賜教書有專對殊方不辱 君命語將且大用究蘊以快一時公議也公乃不得已力疾赴謝而一病已瘳已卯乃遞庚辰正月初二日竟卒于京第壽六十八是年春歸葬務安縣浮珠山新兆卯向之原蓋公家世自被黨誣以來已與世一一齟齬性又簡兀持身自重惟以苟容為恥不俯仰要路其視朝貴若僚友狀應接則禮貌無諂酬酢則言議自激以故訾謗四起忌惡間作其知公者猶慮夫太剛不知公者必謀以羣詆則仕宦之多躓節義之為掩大約莫不坐此狀

公見事之捷料敵之敏實多人所不及者方金人窺
我也國中虛實無一遺惟未及南漢形勢丙子之亂
未作龍胡來在館一日忽躍馬而逸不知所之人皆
驚惑金荷潭時讓判兵曹語諸宰曰此虜必往南漢
諸宰莫之信公果踵其門請令支供者促候于東關
王廟金公曰何故公曰此虜必按覘南漢故匿其跡
其歸必少憩廟中我若先彼迎候彼必自知敗露不
以我無人矣金公大喜謂合已見亟令支供郎官金
素至廟前候之龍胡果夕而至撫狀有自沮色公所
謀往往出奇如此 朝議咸言使藩者無出公右故

盛蓋不惟本 國諸賢所道也顧公沒四十餘年後
承滋替不克有所表章而世亦浸已與之相忘矣
肅宗十年甲子開城畱守芝湖李公選獨上疏以為
往在丙子故節度使羅某李某等以春使入藩適當
改號尊稱之際脅參賀班羅某等抵死不從嗟胡勒
加毆辱衣冠盡破氣息垂盡而終不參漢人莫不嘖
嘖或有垂涕者及其將還又付答書則羅某等託以
馬病任重畱置中路其時關西按臣以此為罪請梟
示境上三司館儒請治極罪而獨先正臣金尚憲議
不狀得免大何夫羅某等之不參賀班不徒藩中已

移書言之丁丑後我 國朝紳絡繹往來益得其詳
而故臣羅萬甲官參議 號鷗浦至筆之於書即丙子錄羅某等以介
冑之士乃能不辱 君命克有所樹特以事在他國
初被羣議深詆後又無人揄揚終至埋沒誠可歎惜
大槩觀人當於大處著其小處則雖或差過不足為
病今若疵以不能卻書終靳褒美則是鬻擅海上之
蘇卿亦當以娶婦牧豕掩其大節此豈理也誠願
詢問大臣追加 贈命以示嘉尚之意目今世道日
卑人心益壞怵惕刑憲弁髦義理者滔滔其於扶樹
民彝表辨臣節尤空 國家之所致意議下備局問

于諸大臣領議政金文忠公壽恆議曰羅某等奉命
不屈之狀臣雖後生亦嘗有聞此人以介冑之士臨
大節而樹立如此誠有可尚者其時朝論激怒於他
事請罪太峻臣祖父文正公臣尚憲獨以為不可罪
此則果如李選疏辭而特因一時方張之論并與其
可尚之節而掩昧不章以至於今 朝家亦未有褒
美之舉誠可謂欠典也今若追加 贈命未必無補
於激厲臣節之道故臣於備局覆 啓已伸此意無
容別議領府事金壽興行判府事鄭知和李尚真清
城府院君金錫胄議曰羅某等以一介行李身入犬

羊之窟其所樹立雖使平日談義理者當之必不過如是只以受書一款終未免為處變之失空而伊時觸激之論至請重辟并與所樹立者而掩昧不章至今知其實狀者莫不歎惜矣凡人之於古今人物評論紙上遺迹固無所難若於古人所遭境界設以身處之則可知其處置之難而言之不可易也今此羅某等所遭雖曰奉使不辱命可也捨其失空之小疵褒其不屈之大節其於國家善善之義恐無不可矣右議政南九萬議曰羅某等不參賀班誠有足稱者但其受答書置中路不若據義斥絕不受其書

之為快雖狀記善念過 聖世之美典棄其處變之失空褒其臨危而不屈亦或一道耶臣於此事聞見未詳只憑回 啓臆對不勝惶恐左議政閔忠貞公鼎重在告奉朝賀元庵宋文正公時烈在外并不收議九月十日議既上二十一日 判下教旨有曰一介行李身入虜庭臨大節而不屈特為 贈職乃贈公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李公亦贈兵曹判書原公所以自靖於虜中者一則拒賀而稱 天朝之陪臣也一則捐書而馳崇德之新號也其事雖二其義則一 天將之特奏清人之請罪其

國書之極言水間之隆擢其
為并證之明何如哉 國書之極言水間之隆擢其
為并洗之快何如哉是于百世之下空不容一揚一
抑有所分析於一事一義之中爾惜乎李公選首先
請褒之公也全文忠繼述成美之盛也年代浸已曠
矣朝野之紀載有未盡該子孫亦已逝矣官職之踐
歷有未相聞故其忠厚之辭不免微有抑揚而諸大
臣疵節善過之辨終亦分析太過以致 褒止拒賀
而不及於捐書則公之全節章者半鬱者半矣公又
防禦也府尹也統禦也品俱從二而徒知奉使之僉
樞等官之水間未始為之超陞以致 贈止從二而

不及於正二公於存沒何其不幸至此哉公有二配
咸陽吳氏主簿宏女先葬務安珠龍渡之板門時全
義李氏主簿克彬女 明廟名臣吏曹判書文馨曾
孫從公同原拜 贈貞夫人吳氏 一子守素通德郎
娶彥陽金氏即殉節安州者無育 仁廟旌其閭繼
娶海南尹氏惟方女觀察使復孫二女長適承訓郎
靈光金用健次適進士廣州李儁臣李氏 一子貞素
通德郎娶全州李氏叅贊時炯女 承旨 贈吏 曹判書 倪孫 廣平
大君璵後守素一子禕生員貞素一子禮一子適參
奉文化柳漢徵金用健六子夏器安器海器夏鳴夏

國產漢
禹夏鎰一 女適羅應祖李儁臣一子柱遠生員一 女
長適李之俞張復已內外曾玄摠若干乃者公五代
孫壁天氏出公所筆壯行日記及家乘所輯朝野文
字屬胤錫狀公行嗚呼曆昌以還天下之一亂極矣
公雖渺狀海外一介乎而生斯世夫豈徒哉家傳孝
友天賦忠貞勸父兄之橫罹而仇以之直觸陋媵姪
之援引而勳以之必辭况乎運籌則知微而知彰盡
職則無夷而無險以至臨大事守大義又能當婉而
婉當嚴而嚴生或幸得而生非其所必求也死或幸
免而死非其所必避也夫如是故丁天地翻覆之會

任西壯辭令之責周旋于島中而挾其隱相抗于境
外而折其媠 國以重而終不至剝薙名以彰而曾
不至玷缺公不亦扶綱常衛社稷之風烈哉或者乃
以黨配而病之則李忠武舜臣之百戰橫海趙文毅
宗道之一歿嬰城亦皆由是可病乎或者乃以辱生
而疑之則金文正諸賢之歸自藩獄吳尹一學士之
畱在虜陣亦皆由是可疑乎是固無一可以累公也
至若虜賀之拒之也虜書之捐之也實有二大節在
焉稱 天朝陪臣矣其不恥崇德新號乎恥崇德新
號矣其不稱 天朝陪臣乎離之兩傷合之雙美孰

非出於春秋尊攘之遺而流言一發衆詆交集以
廟堂欲褒之意轉而為請拿以文正傳生之議僅而
為減歿公而自省不已冤乎朕彼攻公尚可諉以無
證也及夫二大證案不致自至而囂囂者竟無如公
何公其能於遠而不能於近者歟夫惟文正淑慝之
素嚴而無證之日已明其不朕有證之後空如何稱
道哉而以洪公之賢其未歿虜想亦聞公獲伸一笑
而釋朕也所可恨者方九庵在世凡係丙丁事者雖
在吏卒之微壹是筆而表之顧公家未有謁焉乃於
權公格墓文只引拒賀為美其甲子在外始亦氣數

所使歟且如李公選所稱羅公萬甲之書又已詳拒
賀而略捐書終令 廷議舉一遺一而止謂非恨可
乎雖朕全節在公公論在人人心不歿天意可見往
乙丑我 英宗大王嘗從量田御史所 啓已至特
詢而未及加褒耳壬午我漢湖先生嘗為壁天氏所
乞不至固辭而未及屬藁耳雖以胤錫匹狀尚幸秉
彝好懿知慕公不淺安知目今 新化之世不有二
三名公爵正卿謚壹惠因又樹以烏頭者乎謹敘次
如右舉皆國人之言也其立傳在太史其易名在太
常其刻之神道幽誌在當世立言君子伏惟虛心財

察焉謹狀

狀成之翌年戊戌胤錫旅宦都下偶得清乾隆初
所編大清一統志載我國故實有曰崇德年遣其
國使臣羅某李某還國繼接士人李德懋得乾隆
中御製全韻詩自註紀清初事跡有曰朝鮮使臣
羅德憲李廓獨不拜守禮義乃放還本國則公之
始終大節于一書益白矣夫以滿漢之艷服如彼
而本國褒典尚未遑備舉何哉惟帝李文簡公
喜朝為李公立傳今其芝邨集方行庶幾有以徵
夫拒賀之盡節捐書之非疵而百世之公議於是

定矣噫二公其無憾哉因又竊識狀尾以俟採擇

蒙窩處士宋公行狀

丁酉

本貫忠清道洪州牧古新平縣

高祖考諱起源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大護軍

贈嘉善大夫漢城府左尹 妣淑夫人 贈貞

夫人坡平尹氏直長應麒女

曾祖考諱格 壽爵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

妣貞夫人竹山安氏僉知中樞府事重寬女

參議牛山邦俊妹

祖考諱之燾 通德郎 妣恭人全州李氏將

仕郎亨復女完山府院君襄度公天祐九代孫
考諱得奎 學生 妣廣州李氏忠義衛漢演
女通郵集後

公諱瑚錫字器汝自號蒙窩宋氏本出礪山府中世
有別于洪州牧之新平古縣者遂為縣人其可譜則
曰自殷淳昌郡守是生禧龍潭縣令是生世俊軍資
監主簿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是生遇工曹
正郎 贈通政大夫掌隸院判決事寔公五世祖學
生公有文名累舉不中以 肅廟十九年癸酉七月
二十一日生公公幼而秀穎自知立程讀書不勞長

者教督性至孝既早孤語及先公必泣狀流涕授人
禮記至內則所謂父沒不能讀父書者輒嗚咽不成
聲奉母李孺人愛敬備至養志無違餽膳必躬出入
必告雖微細亦無忽及孺人年老則常作嬰兒戲務
得歡心己酉孺人患泄危瓴人言川魚利者公手斲
筍裸人汚渠穿冰得盈尺銀口供之少愈咸曰孝感
所致庚戌孺人疾革又晨夕沐浴泣禱神祇請以身
代及無帝哀毀浚墨杖而後起未葬而粥既葬猶食
素以鹽三年不進蔬果每會飲盛以栳棗竹製者不
于盤自斂殯葬祭古塊諸節一遵家禮物儉而禮無

不備時執而經有不脫是不及中門語未嘗見齒其
羸德踰制如此人皆憂其成病而終祥外除亦能自
持切切狀哀未已也墓相距稍間非廬墓則難乎日
省猶且晨夕赴哭不以風雨廢號慟之極隣里亦動
有鵲巢墓樹三年守不去公之拜且哭則左右飛繞
可異也既吉必朔望展省非甚病不闕山坡爲之成
躋樵牧亦相告戒曰此宋公親墓松楸無或伐祭之
日先致齋澡潔一身淨掃周室不與外人相接雖子
弟一有不謹者斥不許與祭其辦需也非不竭力亦
未嘗苟取其孰設也非無代使亦必惟自爲家甚貧

簞瓢幾乎屢空而朔望薦茶猶以誠不求備一器時
果一尾脯魚禮必虔未薦不先嘗又謂時俗衣冠非
所以事神忌祀則黻幅巾吉祀則緇布巾其勤謹好
古可見也推諸宗族亦拳拳敦親立宗案定節目以
相勸勵或有忿爭不協者爲舉范文正均是子孫語
開曉惻怛期致感悟或有啼飢遇患者斗粟必令相
春不爲朝夕自謀日間雅言惟孝敬睦嫻是爾于族
人尤諄複致意不以煩數反疎爲嫌曰聽不聽在彼
何可臆彼之不我聽而廢我相愛忠告之義哉言懇
貌肅誠意自予則諸族竟無不嚴憚而反省者公固

方莊凝重一言一動俱遵繩墨聞人有善若己有之
見人有過若將浼焉不假借辭色故有過者不敢輒
造其門有一戚屬無文筆技者占進士求謁公不肯
既被家人所勸強而延之敘寒暄而已其家設聞喜
宴又請邀辭疾不赴狀於客至必開心見誠和氣襲
人常嫉坐視惑亂戒家人無得近癸丑公患痘且危
內子潛用巫事公猶作氣責之曰少生命也禱而可
活聖必先之巫覡者流弄爲於我家蓋雖少生之際
而不失其正故其漏星之屋并日之會人有所不堪
公處之晏如不以爲意室家亦化之未始有憾感也

一日里胥催糴而至見公家朝無炊煙而整襟危坐
講誦不輟歎曰吾寧得罪于官不忍厄賢者歸則代
輸公之貧亦已甚矣而對人不道飢寒邑宰有饋不
受衆謂公之安貧今之顏子也其捐介清苦之操重
可徵也始公留意舉業中歲忽謂是誤人甚者慨然
盡棄其學專用心於爲己遂日鷄初鳴盥櫛謁廟退
則焚香危坐誦心經贊四勿箴心箴敬齋箴尊德性
齋銘又取濂洛諸書次第輪讀而必擊節反復研究
微奧廣輯經訓及先儒所言切於身心性命而與其
心有契者手寫爲冊名曰切近語置之左右以備警

省不少暇恆謂上達在於下學而下學之本莫如小學既以律之身矣亦以行之一家繼室文氏能通經史于是書尤所融解兒童初學往往就質子婦廟見公則亟授諺解一部使之誦習為法鄉隣請學者眾矣而必先以是書其以科試時文請評者初不經意曰非我自處經學特為早孤不竟爾其以史家及古今諸作家請學者謂其喪志曰當以聖人自期安可一毫退托嘗哀古禮講習鄉人有疑輒質剖析詳至或於鄉飲冠禮見戒為賓雖在獻酬交錯之會韶顏皓髮擎跪獨峙望之者目以神仙人也公既用功之

勤制行之篤出自實心不以年老或倦其本原造詣日以崇深而天人性命之蘊圖書象數之妙又無不講究探索如書之幾衡易之大衍與夫經世啓蒙諸書後學所為逡巡者必竟晷違宵有得乃已嘗有參兩吟曰地從兩析開天自一中來又與楊白水應秀梁參奉學謙論明德白水專以屬性梁則專以屬性公皆非之與梁書曰分屬心分屬性豈若合心性之為穩乎陶庵李文正先生講道寒泉為一世儒宗公病且貧雖未一獲及門而書牘質問於經義發明居多先生亦曰不面而書古之道也許以今之君子又

辨以爲已務實四字丁卯先生訃至公爲位哭四日
加麻三月走人文以祭之蓋師生而終未面者爾常
曰士不遇命也但當獨善其身而發軔之初不可不
以遠大自期志伊尹學顏淵非吾事乎又憤流俗科
舉之弊戒子孫勿令作文應試乃草疏四千餘言請
廢科舉禁浮屠屏巫覡絕女樂定經界并所擬政鑑
并制擬上進不果復著經綸問答以爲教爲治本會
又爲教本而民瘼所急則民食不均一也教化不振
二也科舉取人三也巫佛不廢四也丁役偏重五也
改嫁不許六也女樂盛行七也是皆折衷於粟谷之

萬言封事市南之江居問答而改嫁之論又取諸九
庵書中反不如嫁與無故之人爲善俗者也其隱居
求志而不果於忘世也良亦切矣觀察使洪公昌漢
嘗以文正先生命存問公答書謝之而已南中章甫
列公行誼前後屢以薦而莫之上聞者竟以我

英宗三十二年丙子四月三十日卒壽六十四有蒙
高遺藁一卷藏于家其言慤而質可想公爲人也益
公資質之美得乎天德學之盛本乎心世衰矣而能
自奮道微矣而能自勵故其內之所存外之可見者
類皆寧古毋俗寧樸毋華寧遠大毋淺近寧拙鍾毋

復還卒之成已而體立成物而用行使夫世之學者
有以知理與事之一塗則公亦偉狀逸民之首矣况
乎與大賢并一世不以足跡為禮惟以心法歸命既
受推詡之隆竟致哀慕之切則斯尤古所希有彼其
始父事而終自絕者視公何如哉其不為世用世之
不幸而自有任其責者矣又曷足輕重公也公元配
利川徐氏好仁女先葬于公所居南平縣南細洞有
一男濟普繼配南平文氏省吾女無育與公沒同年
并葬本縣南天堂洞亥坐之原濟普娶南平文氏喜
復女有一男相殷祭未進士辛卯文科今承文院正

字娶清道金仁鐸女胡剛公漸後有三男守默空默
定默并二女俱幼公之門其自是昌大矣乎嗚呼今
之拒公世又日以下矣而胤錫生也晚地不邇無以
一供灑掃為可恨者往西游出入澗湖金先生門下
獲交相殷氏既幸對校遺藁徐乃受托狀德自惟愚
陋其何足以辱公狀試究之採公議述往行庶幾當
世立言大君子有擇而無泯則亦後死者一道也謹
敘次如右伏惟表而章之幸甚謹狀

頤齋遺藁

頤齋遺藁卷之十八

